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二目錄

都察院九

夏撫

陸鈞

劉漳

凌鑰

成文

萬潮

車純

丘養浩

劉大謨

婁志德

呂經

葉照

孫繼唐

張綱

朱統

吳淦

姜儀

張素

石簡

許宗魯

楊宜

戴賢

劉廷臣

王儀

唐時英

周采

高翀

周如斗

毛鵬

陳洪濂

林潤

蔗桴

湯賓

陶大順

李采菲

及良心

司汝濟

薛夢雷

晉應槐

蕭中

金陵黃應登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樞

刊行

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二

都察院九

巡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石樓陸公鈞行狀

葉應驄

公諱鈞字容之別號石樓姓陸氏系唐宣公後父倂
癸丑進士 孝廟時爲御史有聲兩按福建山東風
裁凜凜正德初陞福建按察副使以御史時事忤逆
瑾罷官再罰米輸邊稱貸以償以公貴封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歿而祀於鄉賢公生而穎慧六歲入家塾

請于母曰讀書後幹得何等事業方爲至極卅其喜
八歲隨父赴京過蘇偶失水出而大聲曰天旣生我
豈能溺我聞者駭然正德癸酉鄉試中式明年登進
士授南京車駕主事國朝自都北平留都以馬快戰
船運供億事久弊積公爲增修造之費定往來之期
均其勞逸厚薄而人宜之時殆瑞用事假名勢者旬
午於道索舟動以百數公皆應之有方有二僧官歸
自烏思藏迎活佛來索舟公詢之二人曰果有童子
方九歲能道未然事然亦無大靈異且道路艱阻矣
難再往公乃激之曰誠如此言復命則善不爾吾當

爲轉奏汝坐欺妄罪事遂寢已卯寧藩作亂 武宗
駕幸甯都喬公叅贊機務凡事引公籌之曰我益友
也陞署職方員外郎隨駕旗牌官輩例分守城門依
勢驩擾公曰爲點視錯綜其時中官有不服者正色
折之以義八月駕回公已遷職渡軍非公事矣喬公
曰非陸子不可公乃行處之如前陞車駕郎中嘉靖
改元應詔陳言五事曰施實德以壯守衛曰均重徭
以平勞逸曰增料價以造船隻曰買戰馬以實行伍
曰徵夫銀以便民情俱蒙允聽陞直隸安慶府知府
郡經宸濠之變毒于兵燹財竭民疲重以饑饉連歲

流屏紛然公至以撫綏爲首務尚簡易非捕巨猾吏卒不至鄉邑民甚便之而訟日減尤加意學校政暇進諸生講說經史多所奮發歲甲申所屬大饑近者爲粥遠者給粟病者給藥全活者萬數盜發江中有指揮輕進爲賊所害公聞之大怒奮身擊楫一鼓擒之梟首于江干造佛郎機等器械增置戰哨船教閱民兵使熟於風濤於是皖兵可使公方訊囚堂上忽市中譁然報曰縣囚劫獄且直趨府來矣公顏色自若麾下者列所訊囚拽於庭下徐捕逸賊皆獲益兩賊相通言此趨彼則乘此跳梁兩不可禦於此見公

之沉機應變也乙酉郡大旱公爲禁屠弛刑禱神不
禱民間謂龍王神最靈遣官迎之則聞有巫者此神
妄爲公詣神祝曰龍靈物也土木非龍也三日無雨
則曝六日則焚六日無雨果焚之大雨如注禾乃登
創立預備倉實米萬石改設雷港口巡檢司于花楊
鎮巡歷招徠流民復業者不可勝計陞貴州按察副
使奉勅整飭龍里等處兵備條陳四事於監司請爲
轉奏一曰定折解以防侵尅之弊二曰定解官以防
包攬之弊三曰明功次以明賞罰之典以宸濠之變
安慶保障之功居多而江西南都官軍蒙賞獨厚故

云四曰議免賦以恤災傷之民都勻在萬山之中民
夷雜處治者往往依俗處斷不全用法昔公季父健
嘗僉憲於貴政有體要名聲赫然聞公命下凜凜相
戒曰四明陸公來矣下車出令果慰所望有能猴二
場軍夷貿易常因是致亂公使巡捕官軍防壓剛暴
者執之取死囚數人推死於場衆爲悚然獨山同知
蒙敏父子相繼殺六七年平浪王仲武與阿向爭官
讎殺十數年年定王亞藤作亂餘黨尚存公至皆相
率請降王景雅糾拽黑苗入寇公兼程馳至清平調
兵圍之使人持檄諭以大義衆卽解去嘗行一山谷

中鼓角不鳴軍皆銜枚疾走公惟之左右對以苗玉
神最靈人輒避不敢犯公毅然曰有是哉入而見其
像繫令軍人持一像以行及下車軍且以像俯地呼
而請罪公曰是何惑人之深也焚之無能爲妖使民
墾荒土爲田引諸生而訓課之命衛屬入馳射而校
閱之故夷風漸易而人可用陞四川布政司右叅政
奉勅提督糧儲諸處倉庾遇近產米地方舟楫可通
者自運本色其餘折色止解委官于附近產米處糴
米上倉官民兩便陞廣西按察使尋陞江西布政司
右布政使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以飛詭新增之田

補浮糧視糧多寡命解戶而革貼解之費復十年內
辦料額之法而民得安息戊戌述職京師家宰松泉
許公詢諸方岳以地方弊政公條陳數事一日鹽法
之弊二曰積穀之弊三曰寺田之弊四曰盜賊之弊
許公採而上聞著爲令甲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保定等府地方兼提督紫荆等關時有欲攘
公位者屬巡關御史急奏邊警御史執不從竟假人
奏之 天子聖明惟發旨促公上任謀者不遂士論
深仰御史而量公不爲相人事也既任進屬僚而語
之曰近時士風大壞以容稅承奉爲才能以小廉曲

謹爲清介倨傲執拘謂之剛方深刻峻厲謂之風采
不惟負國且以敗名其相與戒懲之於是禁侈靡清
侵冒處恤達官軍餉以時堅城深池除戎器備芻粟
靡不究心殫慮益深懲恬嬉之弊將大振作而新之
也 駕幸山陵公出鎮紫荆歷三關之險訓練守禦
益嚴益慎遂得封贈三代奉勅建造沙河城經營規
畫不遺餘力己亥正月 聖駕將南巡公倉卒經畫
至忘寢食遂得疾奉 旨褒曰幹辦勤勞朕已知悉
二月十六日 駕發京師明日公候于定興境上十
八日駐蹕保定面見于行宮賜酒飯慰勞二十二日

駐蹕真定公陪祭北岳二十五日駐蹕臨洺出所轄境矣明日至磁州朝候 駕發而回肌減骨立人有不識者先是都護軍門及諸中貴皆有厚望有偶語于馬前曰君記得送往迎來否公應曰記得更記得節用愛人於是詢毀日行適御史胡守中奏處河南撫按遂蒙波及落職歸里雖不得事其君得以五十之子事八十之親不爲不幸也故初命而懼再命而感未聞有所不足益承歡者八九月是冬母傷淑人病卒明年碧洲公亦病卒公居憂于家歲壬寅沙河賊成論功復原職致仕年五十有五公偉姿山立而

氣度豁如不爲深刻不設崖畛而確然有不可動搖
者歟歷中外三十年所至必有爲國之功及民之澤
而廉約自持宦成之後田廬不長尺寸廢官家居與
其弟石泉君石溪方伯孝友兼至憫弟少石憲副蚤
世力撫其孤而教之檢族與僕常恐得罪於鄉黨作
文師外祖碧川尚書楊公精純顯白詩詞大雅不艱
深鈎棘如其爲人精熟吏事然未嘗挾以矜其僚屬
故至今仕路多感念之好積書涉獵集四方志錄其
廢典得失事成賦以自玩平生聞見亦積記之與世
人孳孳求田問舍百殊好也公德善纒纒不可盡述

謹節其大與聞見之真者狀之以俟采錄云

巡撫遼東左副都御史劉公漳傳 實錄

巡撫遼東左副都御史劉漳陝西蘭州人正德丁丑進士歷戶兵二部主事累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以病在告嘉靖十九年八月辛未考滿以邊功得全給祭葬漳少穎敏居官廉直所在有聲戊戌遼東兵變漳遇亂賑饑全活甚衆後復平遺孽佟伏等遼人思其功祠之

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傅凌川公鎰行

狀

王慎中

嘉靖十九年三月三日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傅公卒于官先是公故有疾欲去而以新受巡撫河南之命未敢言又不忍以疾故忘河南人之憂河南數歲饑人死者半矣而當輸漕粟三十萬石公乃具疏言河南人流徙餓死之狀請免輸賦一夕疏成而疾遂篤竟以不起今上感公言切特貸河南粟三之一其二許民出銀以代粟河南人幸所由生相與呼號涕泣赴公之喪曰我乃從公得活而公固死耶按傅

氏有家於遼東之益州者莫知始所以徙本出漢北地義陽侯介子之後也其始爲廣寧人者則公之曾祖諱恭讓也恭讓生祥祥生景景娶唐氏以貴贈禮科給事中唐氏爲孺人唐氏故嘗爲贈給事公置孫氏以貳室事孫氏公所自出也公舉正德六年進士名試授禮科給事中在職屢言時事皆詳於大計而略於細務得告君之體其景著者論邊事一疏至爲故兵部尚書王公瓊所讓曰吾不能言也其大指言今法邊將臨敵士卒十人以上以坐其將將畏坐法卒不敢見虜欲以求免士卒虜無所畏得以暴苦邊

民宜制自今虜入境能率所郡卒格虜者雖亾千人
以上勿問有功者仍錄其功其不敢見虜者卽不口
一人猶坐之 上允其言著爲典以行於邊八年寇
入宣六二邊將領亾卒甚多邊臣以聞廷議遣給事
中一員往覆視之以屬公 上可之曰是嘗言邊事
者至鎮考治甄別不隨不苛竟得其實以報而副總
兵劉淮者嘗格虜有功亡卒亦稱而公向所論業著
于典得免坐遭母唐氏之喪解職十一年復除禮科
給事中十四年遷工科右給事中未幾出知太平府
始至延見郡中士大夫父老攷問風俗以興學教人

爲首務太平負山阻江多沃土士鮮向學公選諸子弟之秀者延師教之親爲考校文義前此士之不屬于鄉者數矣自公爲之科未嘗乏也俗好賽神所費不啻公論之曰何不以此克爾徭費之輸而以其餘養父母育妻子而爲此糜爛也不改吾且刑爾俗以頓息郡中大旱公以身爲民請命於神一禱而雨其治獄不事鈎摘而常得人之情隣郡有巨獄不受其郡所治惟願得健一言部使者輒移公治之莫不稱平而解也嘉靖壬午大饑公在郡久毫髮無所私財累溢於庾庫又以恩信貸民之富者使出財粟以佐

官給散有法饑者與之粟饑而未瀕於死者與之財
皆得食而去太平雖饑而人不死者由公力也郡既
不饑而隣郡民不得食者咸流入太平境內或欲拒
之公曰何非人也而忍視其死顧吾力有以及之乃
以餘粟爲粥於野以賑之所活甚衆在郡四年部使
者撫臣相繼以公賢薦于上章十數上也乃拜浙
江按察司巡海副使緣海所設守禦衛所將卒姦利
繁鉅不可究詰本以錯列大島風濤之所鼓盪副使
惡險不能至也公固遼東人習見海自乘巨艦擐弓
矢出入風濤中無險不至猶伏袂隱憇怠勞動爲申

立條法於是在在肅慄若案置一副使所捕得賊級
甚多其脩置戰船收給片糧之法出公精思已著爲
令行於浙至今守之以母孫氏之喪解職壬辰起復
授河南副使專備信陽州兵事信陽固盜藪將卒姦
利視浙直山海異勢耳公所以爲信陽綏拊擊斷與
浙直異其能收附軍民多得賊如在浙時君未久陞
山西按察使以去用法平恕不事操切而專持大體
富民某某坐殺人當死獄成矣後以貨免公收鞠之
竟寘于法主簿某知縣某皆好富以忤當道意爲奸
人所拱事下按察司或謂公是當道所欲入宜切與

之爭公曰法如此惡以人意出入竟白之一歲中遷四川布政司右布政使而以巡撫王都御史杖宗室子事連罪左授河南叅議遷河南副使再遷江西叅政益公於河南久矣有德於民甚深其赴江西也軍民數千人擁輿抱膝不得行慰諭久之乃得行由江西遷福建右布政使尋拜河南左布政使至之日河南軍民加額相告曰是固吾向所畱不欲使去者今果爲吾來耶未幾巡撫河南都御史缺廷議以河南荐罹大災必得寬大廉醇如公者以綏定之遂以昇公然公自爲江西時以夏日觸熱救民之荒跋履山

谷爲暑所中感疾疾幾不起矣僅而能起猶綿綿也故其蒞河南不能久而遽捐吏民公雅以孝聞居家家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門內雍雍肅敬諸子侍不威而嚴僮僕訥訥如也其約身謹行之效類如此居常循循恬簡不以材智先人然與公游者莫不敬讓之其斷獄每傳輕文不以得情爲喜與人交溫溫若恐不得當其意待下好掩其惡而揚其美衆人皆樂其長厚至於利誘勢怵則屹然山立不可動也居外二十年不以書干中朝貴人頽然自守而已由河南副使擢江西參政以至爲都御史於河南僅二年而

四遷本出太宰靈寶許公所知太宰故爲左轄於浙
江與公同列知公特深然公始終未有一言於許公
也公諱鑰字希準別號凌川生於成化壬寅九月五
日距卒享年五十有九

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成文傳 實錄

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成文山西山陰縣人弘治壬戌進士授知縣擢監察御史巡按蘇松遇歲饑條上便宜民賴全活復按陝西劾奏鎮守太監宋彬冒首功且言內外大臣朋肆欺妄力觸權奸逮詔獄爲民上卽位起知鳳翔府累陞至今官上疏乞骸骨至嘉靖十九年八月卒賜祭葬如例

延綏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五谿萬公潮墓

碑

五谿萬公進賢人諱潮字汝信官至延綏巡撫右副
都御史嘉靖壬寅言官論邊事公亦以風土弗宜疏
調行至宜君縣以疾卒則癸卯正月四日也距其生
弘治戊申享年五十有六往丁卯舉於鄉虛齋蔡
先生以奇才許公辛未魁禮闈陽明王公頗以不能
首薦爲恨二公固一時所謂有道君子也而五谿咸
得其賞識如此其才豈不出夷等哉始推官寧國治
冤獄有聲又兼理芴郡疑獄撫按廉其能薦之擢禮

部儀制主事己卯 武廟南巡抗疏止輦杖瀕死爲
民遂菴楊公賦詩所謂西江四君子公其一也 今
上卽位錄正德間言事者得復職歷職方郎中以學
行推浙江提學僉事士各有造巡按潘公薦之有學
觀聖賢之奧才兼儒吏之全等語乃擢副使仍督學
士之先後中式皆公所素品題者時咸服其知人乙
酉戊子二試所爲程文多出其手士大夫見之曰必
五經能爲此旣擢叅政以提學時曾忤其鄉之權貴
人遂左調廣西尋擢按察使甲午擢陝西右布政使
丙申轉廣西左使所歷有治效撫按又首薦之尋以

內艱去服闋補陝西左使適兵荒竝至民苦之公綏
懷經理陝賴以安巡撫趙公尹公先後以治狀薦于
朝遂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綏公至鎮下令恤軍士
飭堡堠募勇敢補卒伍墾邊地足兵儲民樂爲用虜
且知警而公竟以調去齊志以歿何也豈造物者豐
之名而故靳其年耶古人有言畫方畫圓勢難兩全
令名之與壽考其果可兩全者耶當公之抗言被杖
時自分必死旣得不死又切自喜幸出望外况復思
起廢于朝有祿秩其後爲提學時又以不阿忤權貴
人夫權貴人薰灼焦金石卽以公降謫轉涉顛沛而

困抑之若狄山劉元城之爲奚不可也公幸而左調
以有今位功在生民名流青簡天下後世其誰不謂
五谿公爲名節之君子彰彰有聞者哉夫能得不死
與左調而後有顯陟重名於時造物者於公薄耶非
耶嗚呼公亦可以瞑目矣公孝友天性有心學歷官
三十餘年淡素若儒生平居無長言惟成就後學則
講談經義不倦諸所行事類此

多方經略文武大吏倚如長城因著備邊論若干篇
該兵者以爲貴禁云時歲侵民饑公發邊儲賑之而
庭制其關蘇治無善撫按以最績上晉雲南按察司
副使備兵曲靖制宿寇討軍實戎政肅然上官需益
州守龍氏以烏撒衛陳指揮治兵交攻公爲平之各
幣服而寢交南弗靖上遣重臣毛公伯溫往問其
罪增設參政一員理恤事推擇得公軍興賴以不乏
安平乃罷時大理張知府者黜貨虐民巡撫汪公文
甚傲公按治得實具懷一明珠以饋而求緩其獄公
斥遣之竟正其罪時上新定郊祀凡外臣三品皆

得請封三代公與爲晉福建右布政使未幾轉左凡
三載操執潔清民多作謠頌歌之闕故多山田賦鮮
寡不克於用乃撤諸郡縣凡寺觀費產質估千豪右
者嚴實名責責其直以佐公家之急雖併兼不嫌噴
有頌言然亦莫能整也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湖廣兼贊理軍務使道過家上隴故事士友凡先顯
者歸自宦所率携土宜相問勞公乃出囊中書若干
種致學宮聽友人取而誦之友人曰多子哉孰贈遺
有論此者乎比聞府於楚申勅令列科條屬官箴劄
吏弊輕徭賦省刑罰汰煩費理滯獄承前政揅切之

後一以倬大行之往撫院舍中但感有司及驛官辦
具惟遊侈腴一切損減服素茹淡蕭然布衣也與諸
司處率朴外坦中不作城府曰凡甘所與共事者也
若亢以絕物人將狙詭相釣何益哉時辰沅苗亂
上命治齊范公相機勦撫公與之助謀底定爰被寵
錫陞以方域多虞時政有未可者豈有明農之志上
意謂下曰臣駑鈍無狀待罪茲土同所短長慙負高
厚莫可滂雪又不幸被狗馬之疾眠食視聽改其常
度恐益增曠闕犯詩人鞿柔之譏死且不贖願賜骸
骨歸正首丘避賢者路凡三疏不允巡按伊君敏生

代奏上言曰都御史果病矣其歸近醫藥痊日有司以聞朕將徵焉時候代未行會楚世子弑其父端王變起倉卒闔城欲竄公鎮以靜定衆乃不騷已而朝命親信重臣與法司大吏往勘執其罪人及詭詞庇道者正之刑誅而定其府事皆公所處分也已而有誣公懼禍圖免者公弗與辯曰身將隱矣焉用文之瀕行士民遮道挽留車不得前所攜惟圖書數篋衆噴噴歎曰是都御史裝耶居官十一任凡涉四十年清操如一日不一語及生產事歸田二十餘稔閉門却掃焚香燕坐或把書臥而誦之已乃栩栩睡矣容

至所憤迎咲劇談天下事卽方輿險夷邊關阨塞人情世故臧否得失靡不竭也或談人過惡則頽首不答有告以不平從容辟曉之多所舒解公庭中未嘗濫投一刺雖里中一不輕出居常以孝弟訓子孫恒舉政和公却金免禍事爲言曰我今有今日得無念爾祖之貽乎隆慶戊辰六月六日步履戶庭忽什於地掖之就寢無苦越月謂侍者曰吾啖粥尚可八十五孟計至九月二十七日朔當止矣吾其歸乎至其夕果卒距生成化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九平生奏疏若詩文有百山集解組稿若干卷藏

其來

中丞丘公養浩傳

王慎中

嗚呼功之難立名之難成豈獨生才之難哉時變之
隆汙而趨背異其得失人情之好惡而忤合乖於愛
憎因時者其事便而見爲尚通矯之則足以尊已而
鮮濟於時忤衆者其名高而見爲寡偶徇之則足以
同物而不嚴於衆夫其受材之稟旣專致用之宜各
適亦足以事副其功業載其名而時變人情之難一
如彼故有智力足以因時而固矯之以求濟越好足
以同物而不忍徇焉以取嚴宜其收兩得之功博兼
獲之名而猶不免於違時之咎憎衆之謫此魁磊闕

連之士所以常悼恨於功名之難也中丞丘集齋公
名養浩字以義由易經起家爲進士值 今天子新
卽位盡更正德以來弊政士大夫與暴風采爭欲爲
材公於其時自視不獨在同輩上直以古人爲不足
爲也賜第未久卽授牒知浙之餘姚縣餘姚於浙東
西爲最劇公爲之績業奮起日升月長賢名四出無
足而馳驅聞壤望或愧恚不及或傳講以相師勸不
知丘餘姚爲何如人大江以南部使者撫臣相語矣
口至倡以激其部邑士大夫行過浙東西訪爲吏之
美者於其上必聞餘姚之名他令森立踊企非不見

爲賢皆掩於公聲翔於朝選以爲法從考滿多爲試
御史閱數月具拜方廷中清明侍從皆極一時之選
公居其間如楚之在薪同臺多自以爲不如令下當
議事倚待決公必得聞雖入臺後而預政與宿舊臺
僚等大夫中丞咨訪有加焉公卿多欲致公與相續
枚雅公沈如也不適爲奸與雅者尤愛而憚之時方
清明而當柄大臣進退危疑繫國是得失士心趨向
已潛有移奪化蘭爲蕭幾在忽焉公獨早覺不失足
他後羣公中有愛國徠世持衡於消長之際真以負
爲勝倚助臺中明於得失如公曉然不移者可一二

數凜凜乎有寡助之歎公亦以母喪去職比起服入
臺枋臣改置國更共是公懼然內憂端居深念未有
所發而公未憂去時嘗自論議禮大臣再論宦侍又
論戚畹當事者忌其然不欲令久處臺中公故有文
名會南畿督學憲臣缺卽奏以公往公亦樂得其事
謹條教考藝文專意於作人興學自是不復與臺論
矣反終父喪再入臺臺僚多變易宿舊少存者因跌
自悲欲乞外而臺資已高於格不得外授上方輒
討古文建典禮於成周之上營立九廟務極豐碩
以稱嚴祀制璽書拜公董視其役久之資益高遷拜

南京大理寺丞益公在臺其去來遠近之跡淹十五年通其入仕之日殆二十餘年人且暮望以爲公卿公尤雅意本朝以天下善類消長爲計其口誦心存未嘗一日不在於海內排擯放廢之名流惟恐其老死而不叙收甚於已之失位而咋舌決齒於怙權妨賢之夫如不欲與共立每一縱言目光橫射意氣旋出恠聽激竦頗以此取嫉特以前後所領職皆有制書專事視學董役有以黽竭自効得不以極言克責意氣雖遏而恚怒未集知之者則信其果有志於世也爲中丞巡撫西蜀則以權當其力欲變一時偷其

之風官司相蔽給以具文而慮不及職持三尺法屬
市苟娛大室要津交以自庇而瘠民公惡之若仇又
能窮其微暖穴實闕節探室解剝無毫髮遁失污吏
猾豪管構巧秘徂伏鬼倏見搆皆驚謂神山谷遐深
若矚昧阻冤苦疾痛舉在目前戶行家到未喻其悉
其所長如是諸司既已逆爲公折詘公尤思震動恐
聳之警其視聽而新其氣以作起功庸然後與爲寬
碩以樂其成非專以察斷爲嚴而愛不濟者也蜀人
已害其不可動而公在西未久功名已發精采走
諸路時江西撫臣張淨峰公推總制兩

公名臣難其繼移公往代於是忌者始側目思中公
而害者以流語乘間潛行公亦抗章求退以避之蓋
公在蜀其意未究其治未終而徒見爲多威以宋張
乖崖田元均之賢治蜀寬猛不同未聞論者優田劣
張然張易厥以克必在民信之後而此民之信非前
後八年不可雖其自言亦曰只一信字五年方得成
公爲蜀未期日月淺其所能變動者精采氣勢之間
耳然以武戾論治次第求之則法行在恩加之首而
知柔乃限定之餘公所施爲正不爲辟而獨執未究
之惡以管偏據不終之治以疵猛是使仲尼子產未

終三年而且用以得殺也習苟且養交私上下相玩之時不愛出力一矯之疾雷破蟄享昭蘇之快自是瑰偉絕特不愧道說又不當論其究不究也公淵達恢廓如無所擇而簡別精審細人曲折具有條理變時憤事殆不可堪而器貌敦博無小丈夫悻悻之陋爲文不規規古法才馳氣駕姿態俊發有以踰人晚善爲詩歌藻澤腴贍聲韻平妥篇出皆可詠也其最長在奏對移駁之文指書利病摘抉情偽元本法令緣飾以典訓使躬受者警服側聆者省畏天性篤至內行甚修事父孝謹有對則立有諫則跪不以既貴

少有所懈事兄如父撫弟如子一門之內肅敬而和
雍如也入室燕笑有則與夫人相敬不爲媿寢無飾
容侍御之人其不邇於色非情溺焉而矯爲制者於
族嫺厚有用情之過至以蒙詢而人知其仁之所存
也今仕者往往毀其土之惡以自明所難公在餘純
深言其君子達理可與慮善其小人明法而易以去
非比入朝縣之士民至京師者必見公問起居安否
何如曰吾賢父母也久而益篤其在土者飲食必尸
祝公彌嚴於爲縣時後令至未有所爲民輒相語曰
得如丘公無按山海關所薦士皆由伍中拔起爲名

將而論曰馬永一疏尤有烈士之風在蜀以薦何卿
被言者所讒然天下皆知公之言當也其在臺大獄
起故相永嘉張公來視臺事巧者皆曲意媚之以求
進用公與張公同年才名又張公所欲收嘗語公得
君與我聞稿獄事濟矣公遜謝不能而已張公滋不
悅公卒以憂去免已而附麗之者多至大官公還臺
視之漠如公嘗以言事一謫推官旋蒙召復一下詔
獄未幾得釋而意氣不少挫嗚呼可謂明於大義尚
風節偉丈夫也始公受命赴蜀寓書於余有不俎豆
張忠定之側非夫之語觀其詞旨感渾將在前修林

見素彭幸菴胡靜菴諸名卿頡頏之列單車入棧志
意慷慨有叱馭過坂之心何其壯也今其風烈雖著
而緒業不竟談頌方顯而誦懃參半又可悲夫公歿
余哭之哀其子維植出公篋中故書予檢數十札皆
京師貴人所與公札中臺臺皆美詞余謂維植曰此
皆不足爲尊公重獨趙太史貞吉一札寂寞數語有
云僕嘗揚言于人人使蜀中得借畱集齋三年百姓
瘳矣斯言僕與公皆可無愧也此札所言宜使當世
知言之君子共記之耳維植謹藏而錄之公葬太史
孫季泉公狀其事而半洲蔡司馬公銘其藏余於公

最雅故獨論其意而傳之而狀銘所載皆不復出也

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東皐劉公大諱

神道碑

王崇慶

公諱大諱遠夫其字東皐其別號也河南儀封人高祖文整曾祖海俱業農不仕祖澄陝西苑馬寺清平苑園長父愷山西黎城縣學教諭後以公貴封監察御史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母卮氏封孺人贈恭人公明亮豁如髫年入邑庠卽泮礪志節刻苦學問一時豪俊未之或先弘治戊子薦於鄉正德戊辰登進士初授戶部廣西司主事督收黃花鎮古北口清江浦諸地糧芻是時逆瑾擅權扇虐朝士凡行役往還

皆趨候伏謁冀免禍者公。陛辭卽出國門士論高
之庚午改廣東道監察御史益自是風裁播中外矣
辛未上疏勸學興政壬申巡按遼東陳三事皆有聞
政體時太監岑章肆毒遼陽公廉知卽捕其左右用
事者悉置之法章惶懼至誣譏以他事逮繫詔獄遼
士民奔走泣送先後相望於道癸酉謫陝西隆德典
史旋量移蒲城知縣旣至蒲日惟行所當務蒲民頌
德有碑在焉丁丑晉同知鳳陽府會大水公以檄委
賑濟多所全活戊寅晉浙江僉事首葺菜戶於私衙
旣而分巡金衢時宸濠搆變乃勒兵常山先聲四達

兩浙賴以弗恐辛巳 今上御宇入賀萬壽晉陝西

按察副使時總戎李隆者謀殺都御史許公銘事久
未決富路以屬公竟正諸法輿論快之癸未晉四川
左叅政分守川南川東二道值番夷爲亂公督師征
勦擒其元惡全蜀以寧事聞有銀幣之賜乙酉會四
川鄉試克提調官作典之盛倍昔丙戌春罹母憂戊
子免喪北上時三晉大饑公以才望素隆超拜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提督鴈門撫綏山右卽上疏請出內
帑溥賑 上可其奏遣官齎銀五萬人晉陽時方旱
公廵歷所至問民疾苦兼禱請旋復雨民大悅會有

議撤備關官軍者公抗疏止之先是公之父黎城翁
聖白在堂嘗乞終養不報既而科劾叅議魏倫忤重
臣意遂得致仕或勸公辭者公笑曰老父在里乃今
得遂侍養吾又何求况暇辯哉既歸與黎城翁怡愉
終日每風和日晴卽約朋舊登高眺遠鴟詠爲樂若
將終身焉者自己丑至己亥數年餘南北大臣臺諫
及撫按多所論薦由是再起巡撫川中其宣布朝廷
德意獎拔廉平洗刷垢弊凡地方事宜罔不經理精
密至於臍臘逼邇北虜堡屯曠遠舊設指揮防禦公
謂其未足以震懾之也具奏乞設守備施州地界川

胡夷多肆行劫掠亦欲添設叅將疏入 上俱免壬寅奉勅諭條五事以安邊禦虜又皆積有成效今川人固有能述之者公撫蜀凡四年澤被威宣銓部屢擬入佐院事竝總督糧儲戶侍官僚皆未之授蓋廟建以材木爲急而川中固採辦地也由是欲久任公是請例當給由公父母暨妻皆荷封贈癸卯大木告完大司空奏薦公資望獨深勞績爲最遂晉左副都御史撫川中兼賜銀幣公自馳驅間關因感瘴癘遽疾卒於官享年僅六十有八所著有東阜集若干卷藏於家三蜀兩遊稿已先梓行公之亾也臺臣上其

功蒙恩賜葬祭如制四方門而榮之蔭其子又爲國
子生

通議大夫巡撫山東右都御史婁公志德行狀

命時

婁公諱志德字存仁勿齋其號也上世唐師德之後居汴之懷慶徙通許大父良舉進士累官都御史曾大父大用永樂時始徙項生榮榮生敬敬生春爲公大父春生信爲公父統歷贈通議大夫咸以公貴云公生而穎異向學十七丁父艱哀毀骨立斂舍如禮侍厥母太淑人戴委委焉惟母志爲頗里舍人以孝名二十補邑學生縣尹任廷傑爲舉婚媾逮秋登省薦越明年爲正德戊辰居母憂盡哀掩廬授徒非聖

學不講少司馬張老居閒遇初度納賀公適後來張少馬遂加譙讓僉皆茹憤公獨于于也張題愬君子服其雅度丁丑第進士以制刺真定之趙州如水如葵嘗酌水以自堅大司徒孫公稱曰古循吏也撫按遷疏薦之今 皇帝御極入觀遂畱副戶部山東司郎署諸郎署缺悉安以攝晉陝西司正郎會北虜寇邊邊備告匱公以大司馬金公奏命往甘肅督理出納忽微奇羨輒舍以舒民三年而士馬強公有功焉總制邃菴楊公京山 公幸菴彭公歎曰邊政得人如婁無患也會詔還銓管以浙之杭州爲東南要郡

大司馬靜菴胡公杭人也知公深遂請以公之杭杭
事繁而民詭諸臺院藩臬臨之往來大夫士無問晝
夜流連湖山之遊各供頓無算公至以民隱爲政樞
一時贊毀殿最周動也屬邑海寧多海患公親視之
爲築石塘防焉民用救寧杭水窟災沴錯出公竭虔
禱雨輒雨禱晴輒晴杭民歌之會壬辰入朝公僅一
身一吏囊無片帛京之諸當道彌益賢之迺甲午夏
補福建鹽運司使行之日裝蕭然如始來乃晉浙藩
叅政閩商人思之爲建祠勒碑志公廉也興化之上
里離場也竈戶人陳瓊生輩以按者將及罪公念海

物淋漓易耗乃白而得釋過上里顧分署歲久頽唐
憂焉場大使刁紳言曰瓊生等欲報公莫由也遂各
輸財鳩工一新之御史包蒙泉氏知公深凡所咨白
輒嘉獎行之比復命登武夷指九曲泉謂藩泉諸公
曰此水之清似婁運使矣公每語厥子曰吾受知于
包使君不能報但不敢孤爾汝曹念之至浙而民喜
曰舊恩主來也以賀 皇太子入京諸朝紳喜焉宗
伯霍公延公茶命去其果曰勿使撓公清也公于浙
會計督徵以時國賦民望兩便之處州舉人盧誣構
大獄藩使孫公臬使張公悉被逮 天子勅給舍執

兩浙
賦役
成規

金吾勅焉至則屬之公盡得其姦狀而諸公之枉以
白晉是省右布政使杭歲大侵諸公應之不勝慘急
兩臺下之議公擬以減餽遺罷宴會爲急或撼之屹
不爲動而臺史氏咸敬納云旣出僚吏謝曰公之言
兩浙福也復以臺檄劑量賦役釐爲十卷名曰兩浙
賦役成規民甚服焉癸卯夏晉福建左布政使至閩
閩人慶曰福星來也不數月而八郡稱安迺晉南京
太僕卿繼晉太常卿蓋優公績也而天子再下令
廷臣舉山東巡撫僉以公應天子曰都亟賜璽書
往焉越明年丙午春公將發畱都忽痰火作遂不起

卷二月六日也去公生成化己亥十一月二十六日
享年六十有六云公性介潔不蓄媵婢分外不內人
毛髮明發謁家廟節且必朝服望闕拜不厚治室廣
田畝出入或馬而徒不阜不輿割俸周族之昏喪不
交涉公事歷仕三十餘年無毀節大叅蔣公淦語人
曰海內如婁公清望是吾人範也有題大梁包公祠
壁曰昨日包公公今日婁公其爲人所歸服如此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九川呂公經墓

表

韓邦奇

九川公飲恨而卒其友朝邑韓苑洛發其隱撫其大
及取名士潘子高之論痛哭流涕長大息表其墓曰
書曰善降祥又曰天難諶公關中卽俊卽宅之賢也
懷安攘之志抱忠亮之節蘊貞懿之學秉廉介之操
中遭宸憾放遺終身道遠而位促光已輝而不續志
士至今傷之公之撫遼陽也清屯田裁冗役嚴號令
禁奸宄按豪雄料丁力將築邊壙以遏虜寇一二兒
魁罪懼將必嘗大法感衆倡亂而公危矣初公左布

或起復入京故事必先補原職而後除遷之先相以
公國士也不可以常調拘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反
受上近貴先相故大恣誤以公爲先相與因欲罪之
憲使者又不爲公申有詔收繫公詔獄使者至遼陽
諸兒并使者笞辱之林侍郎廷昂奉勅勅公事諸兒
閉之憲使者出帑金大賚乃啓門且撫慰諸兒謂公
必重坐蓋圖悅諸兒心隱其械詔使宰侍郎弗以聞
而公果重坐遠戍憲使者以平定論功超遷矣公平
生建立如何而枉罹橫尤若此也天邪果難諶邪然
公議無沃時士林扼腕歎息位能禡而名弗損身雖

屈而道則亨後公之嗣子光于科甲顯于庠序絕無
未艾擠公者今安在也天難謀邪非邪公今已矣傳
於史冊罪也功也是邪非邪嗚呼可以徵矣吾友潘
子尚曰正德間閹宦武夫相繼盜弄國柄生殺予奪
願指氣使當其時勢權威劫中外風靡士大夫依阿
恣泆以保身全妻子鮮有能立者公於時明目張膽
數侃侃論天下事不置建儲保治諸疏讀之凜凜使
人毛髮竦立疾風勁草狂瀾砥柱公之謂與大同教
道而失處諸鎮効尤焉爲政者往往務爲姑息不敢
一令申一法遂使狂狡之卒待釁而動養患貽戚

至今未已也公以身任其事務改弦而更張之天若
厥禍公得大行其道豈惟遼左永清卽大同諸鎮亦
當警懾知有朝廷人乃志未就而變卽作獨使公一
人當之豈非天哉語有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
厥成天下宴如也人徒見公受禍之慘而未覩宴如
之効乃弁大同諸鎮事置不講藩鎮之監其不遠也
已有志于天下者其無忽諸此乃公之隱而且大者
也吾恐後世莫察其情故表而出之公之子南京刑
部郎中顯再拜泣血登之石若公之詳載之誌銘不
具書公諱經字道夫號九川姓呂氏陝西慶陽府寧

州人也起家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調山西蒲州同知
詔起山東布政司左叅政歷按察使左右布政陞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生於成化丙申十二月初八日
卒於嘉靖甲辰十一月十五日享年六十九歲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葉公照墓志銘

張堯年

寅齋葉公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引疾致仕歸于東
溪里第越十有八年卒其孤坤等詣予徵銘按狀公
諱照字景暘寅齋其別號也宋水心先生之後公生
而穎敏性喜寧寂七歲就塾十歲能屬文年十五師
事錢存誠先生大奇其才益思奮迅惟兀坐小樓殫
力誦讀中庭張戲未嘗踰閤外一注目年十八領鄉
薦始歸娶莘恭人二上春官不偶旦夕持簡編恂恂
儒生絕不濡迹遊晏郡太守聞其名爲延致師塾課

其徒惟講劇經傳及與守言絕無一語及外事其端
方介特益所操執者素矣嘉靖癸未登進士授石埭
知縣虛心極慮日求民所便利而布之罪人所決遣
皆自以不寬家人攻苦茹淡儉約如布素吏民畏懷
以才調補新建邑會賊最號煩劇公區畫裁剗咸中
倫度業無畱積獄無滯囚朞年以最聞徵徵貴州道
監察御史秉公持正不事矯激不務阿比嘗巡廬鳳
等處再巡河南及查部院錢糧務舉大綱不過苛察
揚州高鳳賊濫事覺諸貴人曲爲所免竟繩之以法
布政使邊某憑藉恣睢奏罷之風裁峻卓比還總諸

道奏牘刷諸司文卷尚體要抉剔隱蠹人憚其嚴甲
午陞廣東副使巡視海道廣東番舶奸商多窺入
夷爲市公嚴下海之罰申互市之禁海道肅清未嘗
謬珍奇以餽朝貴久之陞廣西右叅政按察司右布
政使公撫恤疲甿振綱而略節其意主于寬仁而力
制權豪大忤靖江府於法無少假安南叛亂時議與
師經略綜治卒致戡定公協贊之力居多癸卯陞山
東左布政使京東鉅藩地切事殷及秋有防禦之師
給餉輓運事多取辦又出于常輸之外公多方規畫
必求克濟諸所出納徵派親自勾稽約以期會頃刻

不美嚴禁官吏那移加耗之弊民皆感恩會遇按御
史鄭芸索夫直百名公第以百夫應之用拂其意百
方媒孽至公守身大節嶢然不緇卒無少訾云丙午
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三省流民以
萬計易動難安公鎮以廉靖民狎于野來歸者益倍
于舊念副使公張恭人年老引疾乞歸上疏陳情詞
甚懇惻乃始得請歸承色養餘一年居副使張恭人
喪哀痛過甚凡衣食棺槨期于誠信不爲彌文因舊
廬稍加緝治無所增創分二子用不及百畝服食儉
素蕭然寒士飭子弟童僕勿生事以擾鄉里及卒囊

無餘貲遺命斂不用錦綺喪不用鼓吹葬不得踰月
蓋清儉之德終始不變云所著有江北題詞中州奏
議東方政議卽臺奏議用拙藁羹墻錄溝盈集藏于
家

前副都御史孫清愍公繼魯墓志銘

徐 試

公諱繼魯字道甫號松山其先浙之錢塘人高祖維賢以太學生言事謫戍雲南右衛遂家焉南中孫氏自賢始賢娶趙氏生子理理生鐸鐸生子三祥翰禧禧生數子其一則公也公生弘治戊午七月初一日甫弱冠通書史已卯舉于鄉登癸未姚涑榜進士出知湖廣澧州因事改國子助教以經學著歷戶部員外郎中監運通州大著水聲尋擢守衛輝一以公廉惠愛爲亟會歲多蝗復大旱公竭誠禱于天蝗害

除大雨隨應民以爲神當路特薦調知淮安府衛民
祠之碑之公守淮政成化孚境內亦遵旱公禱之又
輒應民間每晨焚香尸祝之士曰我師民曰我父有
紀愛錄載政績爲甚詳無何中官奉命織造江南道
經淮大作威福公抗阻之于是構疏于朝械逮京師
賴執政夏公桂洲之力獲解公弗謝然而所遇非霍
請也竟以此忤時立禍本矣調知貴州之黎平黎苗
境也公宣猷敷德不鄙夷之苗亦格心靖州叅將歎
曰當時選邊將獎率萬兵守備諸邊莫若選廉吏一
人足矣會庚子歲大比士公執事外簾疏私侍人文

名聿振擢湖廣提學副使楚地稱極廣而材亦因其地督學者恒苦其艱公甫歲之半遍校馬士方以得師爲幸擢山西左叅政分守薊南強藩斂戢嗣陞山西按察使士民擁馬綢繆不能去乃宗藩百餘以其持法銜之謀挾焉解其裝惟敝衣履無私積衆愕曰我高皇祖登位迄今百七十餘年罕見此官仍載酒追于郊至晉持法益堅凡王府猶慕弗靖悉寘之法弗貸時兩臺交薦之至謂百姓有孫青天之謠樂其久任而惟恐其去雖宗藩亦以豐其祿崇其官仍其司請乃擢陝西右布政使會丙午歲復大比士與

公選者卓有聲稱自是爲先帝眷注晉秩提督屬
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一時文經武緯于
安攘大計卽承肩之會有西陲之事持論與總督東
涯翁公不合公先爲文數百言誓于神慷慨忠義之
氣溢于言表及封事與總督公交上而執政者故先
翁而後孫竟被誣下錦衣獄先是陝西侍御楊公爵
者以言事在獄中無楮具取破碗書壁倡和百餘首
命曰破碗集中有云爲國爲民意已深諫章一上淚
沾襟男兒至死心無愧畱取芳名播古今等說楊公
解之至謂勸君努力加餐飯浩蕩乾坤在兩肩以是

作遠期而知人言率百口直之山西有宗藩者抗疏
救鞫卽前解裝肆挾者也公方讀易獄中進退存亡
付之一編而執政者阱之不已先帝之明將宥公
矣而天道難知疽發于頰遂卒實嘉靖二十六年九
月十六日也年僅五十朝野聞而哀之還葬于先塋
之次迨今附錄元言官請以原任山西巡撫副都
御史孫繼魯特死非辜深爲可憫乞賜褒錄制曰可
其贈孫繼魯兵部左侍郎謚清愍蔭一子給銀三百
治其祠墳祭以文略曰爾刻意操持有皎然不污之
節矢心樹立有毅然不屈貞賢聲每著于立官清

望雅歸于輿論特以等遊之議恥于苟同乃來文致
之詞陷于重譴式嘉素履特介新恩嗚呼公之清聲
直節至是在天下萬世矣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綱行狀 周 延

公諱綱字美中別號午山姓張氏公自幼爲庠生時
有聲家貧力學不以空乏動心嘗以義遜廩於張氏
夙儀時崆峒李子督學實雅重之中正德癸酉鄉試
登嘉靖癸未進士初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出督清江
浦清江之督利柄所歸任是者多被論公清介性成
秋毫無染淮浦間大饑人相食乃捐俸作粥以濟之
所賴以活者數萬人死者施木以瘞鋤奸剔弊國計
攸裕人皆便之而不利者亦有怨焉公署有紅蓮一
池一夕盡變白人咸謂其清白所感御史淮陰李公

嘗詠歌之考滿得勅命之賜進階承德郎褒予特甚
歷任署員外郎時修乾清宮命下買木衆皆難之公
一不徇時態獨任是責竟得稱旨七年二月陞按察
司僉事提督直隸盧鳳等處屯種兼飭潁州陸安等
處兵備衛所屯田時有剽盜劉二者擁衆數千橫行
郡邑人莫敢禦公設法擒捕竟賴以寧十一年陞雲
南布政司左叅議十三年遷湖廣左叅議得便還家
悉捐俸建倉糴穀傲古人社舍意以濟宗族鄉黨之
貧者名廣義倉而自爲序記之是年冬陞湖廣按察
司副使奉勅撫治流民由爲拯救荆襄之流亡者如

歸父母十五年九月丁父憂十七年冬服除起雲南
按察司兵備整飭騰衝金尚等處金西南極邊接境
交趾所產多珍奇公素不把玩一無所利時雖有平
交之懼乃能先事度勢與民安息華夷之間各得其
所二十年陞廣西布政司左叅政戒行者幼如火考
妣相率留公攀援戀弗能禁旣去百姓思之不已又
相率立碑錫遺愛二字以志善政歷陞雲南按察使
廣西布政司右布政河南左布政使遂拜巡撫河南
之命河南監制中原官務劬午而君蒞事直峻不苟
居彌歲以勤勞之過痰厥驟作而沒時二十七年十

人北極遠民以素服沿道而送者遠數十里其所
經歷處聞輿來猶拜伏而迎年六十有四葬廬陵七

十都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秋厓朱公統壙志

自撰

此蘇長洲第一都之原邑人朱統歸藏之地枕光坐
趾射瀆獅山導其前陽山澗墅擁其後都會通津經
其左虎丘峙焉統字子純別號秋厓生於弘治甲寅
九月朔時父圭菴府君以景寧教諭遭誣罷歸之二
載嫡兄衣作亂出走下邳之二月也生母太宜人施
坐蓐中毒不死三日保統就邑禁仲兄冠奪哺者信
宿慎伯父孟輝伯兄清學回冠復過太宜人讓賴巾
網糊口不死居百有十日弛禁百死之身太宜人以

百死全之孩提識趨髻亂經史得於府君諄嚴太宜人左右以底於成內難歲作歷涉艱險皆口不可得言者正德庚午入郡庠壬申遭嫡母馬宜人喪乙亥遭府君喪服闋已卯領鄉薦庚辰會舉辛巳對大廷賜進士出身觀工部政乞差歸省嘉靖壬午除知景州癸未改開州三年考績進階奉直大夫 賜誥命丁亥陞南刑部員外郎司漕江己丑陞郎中改南兵部司職方庚寅改南吏部司考功三年考績進階奉議大夫壬辰陞江西布政司左叅議甲午入賀不承當軸治第之委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威茂兵備

實寘之也丙申平深溝諸賊部院上其功賜白金三
綵幣三丁酉遭太宜人喪尋陞貴州左叅政不拜服
闕辛丑補山東左叅政癸卯陞雲南按察司甲辰陞
山東右布政使乙巳陞廣東左布政使時封川秦捷
附名薦章賜白金一丙午提調鄉試將入覲遇家遺
人倫之變父子幾不免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南贛汀漳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丁未改浙江巡撫兼
福建海道提督軍務時以海寇猖獗創建此官而禁
奸除寇勢利家所深害急與忌者乘之十月入漳州
平同安山寇按閩者信讒追論前任之道得以功贖

平生辱薦二十一章至是始一被論然同安非前任所轄也十二月拜勅歷閩海防請以惠興刑亂賜軍令旗牌八戊申三月至寧波撫海島倭夷六百餘人悉受約束入城四月襲破雙嶼賊巢五月寧波詐傳詔指教夷作亂以殺巡撫爲辭下時駐定海以鎮羣焚渡炎海入雙嶼以定不拔之計賊失其巢往來外洋者一千二百九十餘艘上下連戰皆捷六月閩人周亮奏革巡撫旣而漳囚逸入於海大擔嶼大步門大江諸警繹騷時疾甚呻吟規畫無敗績九月兵部錄雙嶼之功奏旌之賜白金一綵幣一十月拜勅改

命巡視遂與疾督兵追賊下溫盤南麂諸洋十二月
大捷處州礦賊起衢州告急亦平之時經年建自多
見阻撓仕途怨讟盈耳閩人林懋和倡狡夷覘我之
說命下遣還業就約束寧波趙文華略以南京侍郎
脅以身後之禍說以市舶之利與屠僑屠大山內外
交煽尤多乃連兩誦骸骨申辯蹇蹇已酉自溫進駐
福寧漳海大捷擒佛郎名王及黑白諸番喇呢諸賊
甚衆度其必變乃傳令軍前執訊斬其渠魁安其反
側先後以聞潮閩悉定五月得請生還因臥蕭寺屠
倚嗾御史陳九德論以殘橫專擅衆欲殺之頓 聖

明在上姑視職候勘竊自歎一介書生叨冒至此辭
思稱塞不過數事在開州恤里甲均戶役在職方革
協守之橫在江西定安福均糧之籍割東鄉安仁割
國之訟在威茂平番寨處邊餼在山東守涉之議
在廣東在贛州平政刮垢而已然未如今日之自嫌
也人情如此果貴耳耶遂力疾取所集覽餘各卷刊
定之著孤臣孽子之槩作俟命詞曰糾邪定亂不負
天子功成身退不負君子吉凶既福命而已矣命
如之何丹心青史一家非之一國非之人孰無死維
成吾是治後事屬諸子以登第三十年府君未嘗一

命之榮不孝送死不計不受弔不祈碑銘記徐氏封
宜人千六貞元郡庠生貞介貞則貞固貞孚貞訓邑
庠生一女適盛之繼孫男七篆符簡簽簾篇箒女六
家世劬勞載永感錄自撰壙誌虛卒葬月日如左
此
甫就不意竟卒卒之日乃已酉冬十二月十六日辛
亥也姪男貞等遵遺命不敢久停遂以明年庚戌正
月癸酉日葬兄
紹於淚罪尾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公瀚墓志銘

嚴嵩

吳公諱瀚字受夫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吳國人初曰阿演翁者以從戎隸河南衛遂家于洛焉曾祖諱成祖諱興父諱全俱以行誼聞于鄉母李氏於成化丙午六月二十八日生公少敏慧日誦數千餘言博覽群籍發爲文辭迥出流輩與弟瀛同舉鄉薦又同第進士公初授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性素介直自負慨然有埋輪之志會中官廖鵬播虐河陝事發逮詔獄羣黨猶曲護之冀得末減乃抗疏列鵬罪狀竟寘

重典時論快之陞江西按察僉事公所蒞湖西訟訴
繁委乃省文例詳聽斷發奸擿伏人稱神明嘗平反
疑獄其人感泣繪公像祠之陞湖廣布政參議守辰
沅諸郡歲旱率吏民徒步雪禱雨隨沾足郡人歌頌
其事時流殍載道請于撫臺發廩賑貸議欲行勸公
曰勸則遲久亾者過半矣竟發之撫臺益重公疏薦
其賢陞陝西副使整飭延安兵備有妖賊聯黨爲幻
出沒無常悉計擒之陞陝西行太僕寺卿復陞山西
按察使公法比精練爲衆推服凡大獄訊決罔留囚
無淹禁陞右布政使轉左使是歲虜酋擁衆寇太原

城素無備公乃誓衆分部固守而躬督糧出犒師已而援兵四集士獲宿飽衆賴以安又議築外城以固保障晉人至今德之陞應天府尹尋陞右副都御史奉勅巡撫畿甸兼督三關值邊疆多壘遣戍靡常乃廣積貯修器械簡士馬嚴校閱匝月而戰守之具各備又以馬水口李家嶺爲宣大要衝乃剷壁築垣增屯置戍備戒孔嚴後虜果至浮圖峪不得入議者以二堡經略爲有功焉無何以事忤時議以回籍聽用於是公乃還洛屏迹山墅人罕見其面撫按薦公經濟可以匡時清忠可以勵俗宜亟起用以慰人望而

公竟以疾不起矣嘉靖庚戌八月八日其卒之日也
享年六十有五公簡重沉密遇事能斷雖糾紛盤錯
從容暇裕不動聲色以吏能稱于時性樂易不自岸
異人尤樂從之事親孝處諸弟友愛弟泖瀛早世育
其遺孤躬爲嫁娶與季弟不異愛俸羨悉付之不問
出入雖通顯澹素如布衣時喜聲律晚益工集古句
千餘首彙帙藏于家子二長三樂領省解第進士改
翰林庶吉士歷官駕部郎中次三聘舉人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姜公儀行狀 劉日睿

公諱儀字君肅姓姜氏別號侑溪世居南昌之淡里
正德庚午中鄉試正德甲戌中會試歷任鳳陽永州
廣平推官陞刑部主事署員外郎福建按察司僉事
浙江布政司右叅議湖廣擢桂兵備副使左叅政廣
西按察使福建左右布政巡撫湖廣兼贊里軍務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罷鎮荆湖謫任叅知廣東使司事
尋以疾乞休詔許歸籍冠帶閒住嘉靖己酉致仕在
仕途凡三十六年居林下凡十有八年公在佐郡愛
百姓如保赤子時鎮撫暴橫索常例急公毅然不與

鎮府百計害公不顧一時上下側目公之剛風動節
于此露其端矣刑曹時不討權貴獄有冤抑者多爲
雪之遇人與已違則勃然披抗不忍世情隱忍任閩
時值海寇大掠公奮身整旅嚴賞罰選士卒寇抵斬
公一鼓殲其梁魁俘獲餘孽寇遂蕩平任浙時簡靜
清動雅稱藩體其官舍素稱不利前任者多移之公
寧自處不利不忍貽不利于人而竟亦無恙其識見
之定如此任柳桂時洞庭寇大爲民害公令魚艇悉
爲保甲而出已案牘賦費代爲課輸賊起聽其蟻附
而擊之寇之所有盡以償勞官司不問由是衆心競

治本
死良
法

勸遵公約束計不勞而湖水陸平矣湖商民至今頌
公蹟任貴州時上官多負固不服每嘵嘵出不利語
衆計無所出公獨奮然欲飭兵殲之開陳利害曉諭
禍福上官卽叩頭謝罪城池賴以無恐貴之士子偶
於督學戾教令譁然多謀犯上諸常道懲以法而士
子益散公從容名諭曰汝諸生能辯正氣與客氣乎
毋錯認客氣爲正氣卽一不自覺第至平旦氣清明
之際思之久有惶愧大不安者諸士試歸體察之如
何士子忻然悅服解釋貴之士今尚慕焉方伯時操
守愈勵自公俸外雖紙米分文亦一一登諸簿牘不

入私門近一週積羨餘幾萬公竟毫忽不干與時建
寧諸路大歉府檄交上衆莫能救公獨慨然動庫藏
金粟及所積羨餘亟圖援之衆議不可公曰朝廷設
官分理無非爲民豈有惜數萬之金坐視赤子之饑
死而莫之恤乎有利言吾自當之竟行所言活億萬
人巡撫時休休寬大綽稱保釐日夕常供不過克腹
日給廩餘悉以還民奉命征苗卽實心勤勞王事廣
召募勤咨訪巧轉輸明賞罰一載破重寨三十餘生
俘斬級踰萬而鬚髮爲之盡白其處功也每得一級
公另貯之待生獲者辯真僞而後登紀公惟重民命

而不自貪功故一時士卒畏服不妄殺一人楚地耆
舊欣然有曹鄧之頌公之徹兵也先是奉命會同貴
州巡撫協征公既整兵十萬屯駐辰州晝夜竭力攻
進破木葉重寨倒巖嶺山巨巢闢地直止池河營已
入苗境中心抵貴州疆界貴州撫院王學益畏忌不
進是時湖兵攻急苗遂連掠彼方公于是奮然具疏
劾奏王被逮赴京得罪王與逆犯嚴世蕃兒女至戚
因觸蕃怒遂令王巡按劾公師久費財責令罷兵蕃
遂擬旨謫授公任廣東布政司左丞議乃徹兵東赴
不數月以疾上疏乞休詔可姜儀既有疾着回籍冠

帶閣住於嘉靖己酉十一月獲致仕公生於成化丁未歿於嘉靖丙寅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寧張公素行狀

公諱素安寧所軍籍公生而穎敏卓異凡兒鄉人深器之弱冠遊郡庠中正德癸卯科鄉試登嘉靖癸未科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雲南鳳安之變條陳時務五事一曰任將帥二曰嚴紀律三曰信賞罰四曰簡土著之兵五曰嚴土酋之任總制伍文定皆舉行之黃河泛溢奉命勘處經制事宜上下稱重嘉靖七年轉戶部廣西司員外郎十年轉本部湖廣司郎中會計出納惟允三載考績朝議以才識卓越改北戶部廣西司郎中公操持嚴正風裁凜然時人謂之部屬

風憲本部尚書許公讚極意嘉獎嘉靖十八年補湖廣按察司僉事兵備茶陵修舉臺憲一方振肅辦疑獄三十餘事湘潭之民有寒谷春陽之稱至今頌之洞庭賊窩十八家鼠竊狐據積以歲月練兵殄靖時有八龍山逋寇勢甚猖獗居民洶洶出方略以擒之一方賴以輯寧欽賜金幣巡撫都御史顧璘述其績以聞廟堂雅重之見於楚臺錄者可徵焉嘉靖十七年陞本省布政司叅議時世宗皇帝駕幸承天督造行宮浮橋轉運夫役甚稱上意十八年進秩河南按察司副使督理大名河南兵備聲績益著河北

之賊畏之不敢入境行勘邊隘議處允當兩臺交薦者二十餘疏二十年北虜內侵特旨簡用爲井陘兵備攻守兼施邊圉輯寧二十二年移鎮山東海防修治墩堡威靈赫然鹽徒震悚二十三年轉廣西叅政督理糧儲粵中豪富每多逋負公激勸完輸運餉不乏總制張岳御史馮瑋徐南金交章以劾爭荷賞賚二十六年擢四川按察司鞫罪折獄刑期無刑積牘停文迎刃而解僅百日轉本省右布政使二十八年轉左布政使旬宣德化周洽西蜀前此秤頭之弊牧支之私一一釐革提調科場區畫邊務殫竭心思

皆協時論二十九年進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四川開誠布公周旋清謹定松藩糧賦寬時制加科
時銅仁比筭陟叛兵務方殷公爲之轉輸征調賴以
成功奏凱之後復賜金幣三十年懇乞休致遂得如
請焉六十有三以疾卒於家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石公簡行狀 章 詒

公石姓簡名廉伯字台之寧海人登嘉靖癸未科進士授江西餘干縣知縣政洽化行吏民懷之嘉靖七年陞南京兵部武選司郎中時值考選彈力奉公黜陟允當考績之京不謁見權要陞刑部陝西司郎中改南京吏部文選郎中嘉靖十一年八月陞廣東高州府知府高州當徭賊焚掠之餘多方料理民得蘇息戴之如父母嘉靖十四年八月更直隸安慶府歸途適盜囊橐一空及盜獲止供有服飾數件餘無他物士論歎服安慶地當七省之衝應酬不暇民甚苦

之爲之均賦役節冗費歲計省銀四萬梓爲定式迄
今不廢去之日民至畱衣立石特祠祀焉十七年二
月陞雲南兵備副使壤接安南民苦山賊荼毒且險
阻勢難征勦公設計生擒二百餘人斬首不計其數
地方以寧時有指揮犯罪將懷賂爲愧先以單目途
中投遞卽重責寘于法貨物悉追入庫當道聞而稱
之嘉靖二十年五月陞雲南右叅政二十二年六月
轉湖廣按察使未幾陞貴州左布政使所至聲績卓
異時五溪諸蠻四出劫掠攻勦弗克撫按以公威望
檄委招撫遂單騎而往諭以禍福悉皆投順當道方

將薦錫適抱病乞休奉旨致仕嘉靖二十八年巡按
浙江裴御史薦補山東左布政使適征剿北虜庫有
餘銀三千餘兩悉資兵餉嘉靖二十九年十月陞巡
撫雲南都御史而歿平生忠信剛介正大光明利之
所在一介不苟義所當爲貞志不回故蒞職精明政
蹟炳炳而德澤之感人也深所得俸餘悉贖親族囊
無私藏嘗營一室弗克落成終之日幾不能斂益入
仕三十年以貧終其身在本縣則列序鄉賢在治地
則崇祀名宦此可以見德望節義之彰著也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許公宗魯墓志銘

喬世寧

嘉靖己未少華許公卒其子庚與甲將以明年庚申
葬公曲江原祖塋啓馬趙二恭人之壙合焉乃狀公
事行以世寧志其墓石公生弘治庚戌今年蓋七十
歲云余在姻屬曾爲詩壽公開公使飯豪飲日賦詩
行歌不輟謂公必得上壽不意其遽不起也余益有
蒼生之歎而追惟長者之風也于是采事行大者爲
志志曰公名宗魯字東侯號少華咸寧人也父贈太
僕公鉉者商維揚嘗禱茅山祠下後生公客邸時母

孫太恭人蓋感異夢云正德丁丑舉進士遂翰林庶
吉士己卯授雲南道御史嘉靖壬午按宣大癸未陞
僉事湖廣提學三年陞副使兵備霸州丁亥復改湖
廣提學己丑陞太僕少卿壬辰陞大理少卿未幾陞
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自保定歸十七年而當庚戌之
冬復僉都御史駐昌平己又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壬子乃致仕歸始公爲御史也卽劾論侍郎巡撫兩
人會宸濠事起又上言親王護衛宜隸之守臣其制
卷蘇徹盡按諸大猾置之法所入銀錢至百數十餘
萬今上御極又首上封事中有勤視朝罷傳奉絕

貢獻惜爵賞重邊備寬徵斂尤關切時弊者已又言
常湯鄧劉之後義當復其封爵乃後四氏遂得復益
自公言張本也大同將卒素驕悍難制公罪其尤甚
者一二人于是將卒帖然先是太監劉祥沒邊餉以
萬計然罪止罷鎮公復請下祥于獄祥大懼卽如數
抵償而御史曹嘉論諸大臣也有給事中希大臣意
論謫御史公力奏御史無罪至其劾武定侯郭勛太
監蕭敬兩疏關利害尤大後以地震上疏又言羣小
竊政柄宮壺議外事國是已定而復易罪人方獲而
遽釋益猶指助敬輩也一時以爲危言宜大故有大

邊正德初以地遠棄去不守然邊勢日蹙矣公行邊
顧歎曰大邊急宜復者乃遂條畫狀聞顧當事者
之令補築近邊卽已工完 上亦賜公銀幣公又疏
謝且辭因請 上無忽重地後宣大日益艱守人始
思公先見云湖廣以屬地曠遠督學者嘗數歲不一
至公歲試輒遍所至卽以行義倡士風楚自是益多
名士既去霸州士日益思公乃爲具白撫按于是撫
按交章借公而公復改督學楚中其繁時望若此是
時又以救楚府二闕與御史力諍不屈二闕得不死
人尤服其鯁直而太僕時禁中貴人不得與事中貴

人銜之乃取服輦馬故以馬不中選困公公曰此馬
誠不中選當爲奏取入監馬克之中貴人沮遂不易
馬亦不敢復言事矣往保定以近畿民苦甚公嚴察
驛傳又定府州縣衙賦等式已又以築堤扞泲沱河
有功 上特賜重書銀幣旌焉是時公已受知遇矣
而南給事有與公隙者願以公湖廣時嘗刻書濫費
論公罷歸縉紳咸爲公紉之後吏部尚書唐公龍樞
御史路迎柯相御史唐錡皆疏薦公庚戌會虜警給
事中張秉壺御史張洽又會科道合疏薦公 上名
公復都御史駐昌平昌平故無邊備公議修邊青二

百里墩堡數百又疏請鞏華設一大將統入衛邊兵
昌平改叅將守陵寢以鞏華分守駐懷柔爲東遊擊
白羊口爲西遊擊又言昌平得一兵備治京北霸州
者以治京南卽昌平撫臣可罷不設議未盡施用無
向乃移公遼東至卽議處鹽課課大增諸軍占種民
地者勒令悉歸之民遼東故與三衛諸夷互市部議
北虜亦開市遼東公移書駁論不可者十事遂寢遼
人甚憤之會有言公以詩酒怠事者公遂力求致仕
歸歸時會虜入公部將斬首虜甚衆亦以常奏不報
捷于是士論益歸重公日望公起官公顧益放情山

水已卽別構草堂積圖書其中日名故所與遊者甫
酒賦詩亦時時作金元人詞曲爲樂所著少華集續
集與陵下遊海歸田諸集數十卷其詩足繼惠音文
復精典有漢魏風而作字又精詣古法諸行草大小
楷書雜置法帖中人莫能辨公卽老猶能作小楷字
當其得意時一揮輒數十紙不倦得公詩翰者咸珍
玩藏之謂當代二絕云性又好客喜施卽少賤者必
爲禮自宗室賢者與後進文士必求與公交卽海內
善書工畫與諸技藝人一入關必先求見公公皆爲
汲引延譽又言儀溫雅人一見卽以公爲親已至當

事臨利害復抗議不阿其卒也自親堂父遊與里中
父老海內學士無不驚傳悲歎者公省別號思玄道
人或又稱青霞道人卒之前二年嘗自爲志銘有曰
有始有終萬化攸同委心自然與造物游其昭曠達
觀于死生之際何有也其自樂天柳子厚之流乎公
少孤受叔氏恩厚爲庶吉士聞叔氏病卽告歸至則
叔氏卒矣常自恨不逮事叔氏事叔母愈益謹病革
時獨悲歎曰吾不得終事叔母矣何以報叔氏地下
此亦可以觀公公先世晉陽人宋末徙關中

都察院副都御史前提督南畿學校監察御史

楊公宜傳

京學志

公諱宜字伯時直隸衡水人嘉靖癸未進士任監察御史以風力著稱督學南畿藻鑑精確士一經其實識無不得雋以去如瞿文懿陸宗伯諸公位顯寺登八座者數十人釐正文體敦崇行誼時以司馬文正公方之後總計甯京開府兩浙所至聲績蔚然至今士子稱正直忠厚者必曰裁菴先生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石戴公暨墓志銘

張時微

公諱賢字時重別號東石鄞縣人公生而英異不與凡兒羣稍長覽究墳籍過目輒不忘爲文頃刻千餘言皆驚人語談者以爲班馬之流弱冠爲博士弟子員每試輒先諸生正德丙子舉浙江鄉試丁丑舉進士授刑部河南司主事每督獄見繫囚滯穢率多度死必令給卹有方士能言陰事多驗卿相以下爭先迎致公獨心知其姦檄召訊之果挾採生術遂寘之法進本司署員外郎陞四川按察司僉事整飭安縣

兵備至則繕樓櫓遠斥埃選將練兵論羌戎以威信
不敢犯境民以安息龍州土官先是多以賕結兵備
恣肆干紀莫敢誰何至與同餐燕公以法束之不少
貸假至縮縮不敢吐氣涪江當松維襄漢孔道而風
波暴悍渡每不測公至見舟覆者十餘艘亟命漁舟
拯之得活者百四十三人屍三十餘惻然歎曰此有
司過也卽戒工市材造舟三十二爲梁四十餘丈橫
亘如坦途又立法守之其爲民興利多此類也先時
有議禮臣僚被命北上公適持檄南下遇諸臨清欲
挽公與語而已解維以避心深銜之至是爲宰相寵

倖遂諷所司奪職家居飄然林壑者八年會時宰物
故起爲河南按察司僉事尋轉江西布政司叅議提
督糧儲江西故多逋負每鈎稽輒緣吏胥爲姦不可
振刷公至立格做前史年表例逐歲而稽姦不得行
而乾沒者悉償其逋無復負者陞副使兵備饒州兼
督造尚方磁器先是窰戶爭利時持矛相殺公爲條
畫禁治爭鬪遂息丁內艱歸已又起爲廣西府江兵
備時猛獍嘯聚稱亂幕府謀大舉兵征之衆議劾午
公曰此不足煩大兵也特密選精銳數百命指揮林
瑞等分爲犄角授以方略深入仙廼松林歸化馬尾

石田諸山繞出賊腹大破之斬首百餘級俘其首象
周六等數十輩磔之於市諸鹵獲以畀得者餘黨悉
鳥獸散江道肅清幕府欲上其功公力却之陞江西
叅政尋陞山西按察使振飭憲典官僚嚴之有闕豎
殺人匿宗室家吏不敢問公卽收捕付獄聞者悚息
有巨商持宰相書來告逋欠者輒焚書杖而遣之曰
爲朝廷監司寧爲賈豎責券耶有知縣受賕殺人
巡按御史知其與權貴有連特爲釋之且言進士可
惜公曰進士可惜一方之民橫遭荼毒獨不足惜耶
必正法乃已尋陞廣西右布政使叅四川左使丁外

艱免喪補江西陞四川巡撫都御史入蜀革煩苛孜孜以保釐爲事所隸諸部雖羊腸鳥道必輕車詣之問民疾苦爲之興罷父老相傳以爲撫臣旌節二百年來僅一覩見也由是西省將士躍然歸心而江西舊僚有嗛公者竟以飛謗傾之落職而歸居三年一日端坐而逝嘉靖丙辰三月十四日也詎生弘治庚戌八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初公家居見河渠不飭作鄞水利三叙見貪人利番舶闕出無忌作海防策負氣高亢不俯首權貴又不爲同事者所歡故動見阻抑不竟所處云遇故必傾心接引有岸友趙宣

者家貧不克葬親以所十南郊壽域畀之又有范瓚者以所居室質錢於公而期滿當徙公慰留之曰吾寧不得屋必不使汝老而無歸也持家斬斬閭壻內外不得輒爲笑語優伶巫祝悉屏不用居官四十餘年關節不至其門權貴多敬憚之所著有東石詩文稿若干卷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公廷臣墓志銘

蘇祐

君世爲洪洞人諱廷臣字伯鄰白石其別號也生而
穎悟不羣纔數歲舉動老成讀書過目成誦時稱奇
童九歲補邑庠生每試輒褒然首選事父奉直公及
母太宜人昕夕省覲罔倦奉直公或他出或歸晚必
候於門事一兄撫二弟恩義篤至奉直公卒哭踊骨
立勺水不入口者三日兄介石君素簡重族人多事
侵陵君揮泣禦侮績學理家兼修不廢丁酉鄉舉第
一人戊戌登進士第己亥守裕州時天子大狩由

宛城如荆襄比歲不熟諸務蝟集供應不易或有爲
君畱行者君應之曰當官避難非忠也遂單騎之任
不三日 駕且到左右皆未識面時起倉卒舉措實
難君乃博選土著諳事者十餘人指授規畫事乃就
緒比 駕旋益有備于時諸守令多被罪奪職君獨
獲獎是歲秋 上命刑侍王公賑濟饑民咨君以株
荒之策其所條陳悉付施行全活甚衆裕民多居郭
外城市寥寥君請於兩臺徙鉅富者實之開創井闢
以通貿易民甚便之清慎勤敏歷三載如一日遷刑
部員外郎百姓立碑紀去後思歲餘授郎中奉命畿

甸錄囚公殫竭精力緣事求情奏可矜原者八百餘人皆得俞允自是聲望益重擢知開封府開封爲會城且孔道號爲難治君摻剔弊端立法畫一諸宗藩悉斂不敢肆政事卓異不可枚舉民有活已家之謠庚戌入覲考上上時湖南苗寇不靖遂陟辰沅兵備副使道出開封裕州百姓爭持牛酒誰呼於道至不能行在楚未幾以北虜猖獗牧馬南向擇異才移鎮重地乃改授天津嚴隄防明紀律拊瘡痍減供用久之山右妖民肆毒蔓延河間大名之間巡臺下捕治之令甚亟君意驟勦之玉石俱焚約執令者曰此地

皆我良民焉有妖賊速除捕治之令衆莫測陰呼謹
密幹辦者授以方略賊以令弛謀解竟擒殺之地方
以寧壬子選試武舉蓄糧飭兵爲諸道最臺臣交薦
其賢癸丑中州罹師尚詔之亂移兵討平之夏轉河
南參政汝南撫民招集逃亾賑貸饑寒不三月令肅
化行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虜騎憑陵
甚於諸鎮君首請糧餉給其食亟修墩堡衛其居時
復簡閱作其敵儼官軍莫不戮力用命甲寅虜犯北
路防禦有功晉右副都御史乙卯九月虜大舉入寇
由西路奔懷來與賊對壘由是不得南下夜遣勇士

劫其營賊衆驚亂乃遁去隨乘勝斬獲甚多捷聞

天子嘉悅有白金文綺之賜先是各叅守等官厚斂將路左右君覺止之仍榜示諸路事載上谷日行官鎮地方曠遠難以周知君乃編上谷須知上谷圖說南山圖考地理險夷兵馬強弱糧儲多寡無不備載邊事孔棘神力勞瘁初力疾事事久不能勝乞骸骨蒙溫旨賜歸既乃漸愈日與諸弟妹奉母娛樂或拉友搗榼登山臨水命酒賦詩意泊如也部使者至必存問咸謝却之嘉靖三十八年正月初二日卒君賦性沉毅體貌魁梧議論激發日炯炯燭人屋官所至

有聲奉直公蚤卒事母太宜人色養備主俸資所人
即以與諸兄弟姊妹以及親識里閭之貧者介石每
赴春試館穀皆君預定不以嬰心其弟爲援例授仕
者章服仍爲其子輸粟入監諸姪婚娶半出於君可
謂篤行君子矣卒之日識與不識皆驚悼之年五十
有一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肅菴王公儀傳

葛守禮

中丞王公者順天文安人也諱儀字克敬別號肅菴
生雋朗不羣弱冠補弟子員正德丁卯舉鄉試嘉靖
癸未進士除靈璧知縣徙嘉定選貴州道監察御史
出知蘇州未久罷以薦知撫州尋改蘇州陞山東按
察司副使復陞山西布政司叅政入爲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進右副都御史謫陝西按察司肅州兵備副
使轉布政司叅政尋轉右僉都御史公再爲縣令二
爲知府爲御史也按河南陝西凡歷兩省爲藩臬也

鎮蘇松守莫寧備肅州凡歷三地爲巡撫也僉于甘肅副于宜府凡歷二鎮敝歷中外凡二十有幾年公爲人潤達警敏沉密有大略自諸生時以諸人清世務旣仕于簿書兵獄折析毫髮審覈彌精吏奸無所宿條約有所施于民者與民咨度必可行乃下然廉質峭直遇事屢發智巧所避者公毅然肩之人以是多嫉公然公亦以是取重于時始令靈壁歲大侵道僅相望民各鳥獸散公下車不及解衣卽招鎮棄倉實與民設糜以飼疫者所藉以全活甚衆奸民有窩盜者衆至干官府不敢問公廉得其素肥者明貸其

罪藉以報諸盜出入及得盜書出信乃督捕人卒至
獲其主卽火其家盜來無所著邑遂靖俄改嘉定嘉
定于南土爲最劇公爲之績業奮起每決事解若迎
刃郡或有疑獄輒委公公立斷無畱邑中稱平先是
軍兌有耗加量之三以爲常公令民輸銀粟如額而
止漕譁以爲贏已公爭曰此國計有額吾不令雜以
粗批足矣若之何益之卒如議民減粟數千諸豪奸
逋負飛詭悉議釐革太守甚重之吏民愛敬焉以高
第徵拜御史按陝西關中饑甚至則疏言民所困苦
請發公庾暨羨金分屬賑之漢中守素貪黠公遇之

如常出境卽論其狀詔逮而黜墨吏喪膽焉時秦府人虐奪民田場利亾筭王爲之窟守令亾敢爲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府中自此斂戢再按河南有陳守光守汝陽令皆甲科不檢公按之如法一道怖栗若家家有御史然吏望風解印綬者相繼江左自正統以來田賦戶籍浸失其初吏因緣爲奸而吳中尤甚輔臣顧公蘇人也言于朝以爲須才有力者乃可使于是口薦公遂有守蘇州之命僅三月坐前河南劾宗藩不法事宗室訴之詔奪公職而吳父老聞公罷則相率數百人詣闕畱公不報會言官亦交章論

救復公職得江西撫州而吳父老聞公之撫不之吳復相率數百人上書願畱公守蘇至再不報吳父老歸則又相率號于巡撫侯公侯公上其事于是移公蘇州公至歎曰郡賦當天天下什二而田額涸亡可考何以定賦賦不均不可以救民吾誠不能一日安其上遂日夜沉思擘畫率僚屬躬循阡陌間計丈數仞溝洫縣縣各爲記籍卒披籍驗之或然或否恒以一警百民毫釐不敢有所隱乃以八事定田賦而賦平以十歲編徭役而役平以三法考課鈔而民之灌輸平令下初若煩碎後無不稱便者朞年化行訟簡治

平爲天下第一。部使者撫臣相器重至，倡以激其部。他守令森立，踵企不知。王蘇州爲何如人也。擢按察副使，兵備蘇松四郡。時秦璠、王良以南沙反，伐之一年。尤張遂、哨狼山公筴總兵湯軍福山，以與賊。還將戰，公登壘望曰：徐之利未可趨也。令舟師與遇，遇皆北。賊易我，不備。公曰：可矣。夜半，擊楫上，長矛、火箭、齊發，賊倉皇竄江中。盡殪，功上詔加俸一級，賜白金文綺，轉叅政，守冀寧。虜卒突清源城下，公令洞開諸門，寇望之，疑有伏，宵遁。乃檄部中無城者築，無糧者蓄，無兵衛者選練。于是榆次、平定之間，皆有城矣。虜謀

者諫知戒不敢犯頃之宜鎮缺巡撫廷議推公以參
都御史往公當鎮彫敝之後大集賓佐講畫戡守利
弊上十餘疏易將領之庸弱者乃于是拔才能問疾
苦飭廢墜又申號令脩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一
新時夏公視邊遇寇從盤谷中擁之入公促兵迎戰
俘酋百馬千降詔旌勵賜白金文綺晉右副都御史
巡撫仍故公未兵當選鋒加其犒乃可用寢不報是
歲大旱衆議餉且乏而虜把都兒等乘虛突入所過
稍被剽掠公督將走之事聞詔加切責遂奪公巡撫
公雖罷而廷臣交口推公才皆云可屬邊事旋投陝

西副使兵備肅州肅故有哈密遺種祿民間歲久滋
蔓爲害公計徙之境外肅以寧夷亦大安邊將士由
是益愛公無不願爲公死者詔加俸一級又賜白金
文綺明年庚戌進叅政以藩臣入賀特旨改僉都御
史卽撫甘肅未及行適虜擁衆犯京師移公駐通州
扼其衝公開命星馳乘城見城下有胡服四掠者問
之衆曰此仇督府軍也公曰軍爲掠又何求虜命禽
數人至治以軍法枷置市門外一營大譟公不爲動
翼日詣營鸞盛氣以待公曰天子遣某來治軍不
知有公能爲公保奸邪鸞忿密中公會御史助之論

公不宜責入衛軍時 上方倚注鸞遂逮公奪其官
未幾鸞以逆敗天下多公不假藉權奸真有見云公
有吏治才舉措事事有法後人所罕及生平清約自
持既貴食不重肉衣不裁綺兢兢如少時常曰君子
立身必資于身者薄故係于物者輕係于物者輕故
能處芬華而不染世以爲名言所歷履諸郡縣民皆
思之飲食必尸祝公每守令至輒相告語曰得毋如
王公否其薦引士類後多爲名臣所劾治俱應法莫
有怨者退居九年卒春秋七十有八今 天子卽位
厥子緘上言暴公之功于朝 上咨嗟悼之還公官

如制加優恤焉所以惠顧勞臣甚厚而公之功用是益大彰顯所著有陝西河南奏議各若干卷上谷奏議若干卷吳中田賦錄若干卷論曰余嘗慕近世名卿而尚論其世蓋有慨于才節之難云夫當國家承平日久上下恬玩斯其時不有弘才雅操之士徐起而振理之治曷以濟嗚呼若公者可少哉今考往時有上均田論者有進籌邊策者亦既剴然切矣往往格不行行矣旋廢獨公所施田賦兵戎救荒諸略咸著爲令行之年久亡能易者民至于今是賴斯不足觀政耶乃其抑強藩抗貴幸或以一時意氣偶有激

為及聞長老言公未第時豪閭谷大用者欲好于公
公曰是亂國臣恨不得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峻拒
不見茲其人死生富貴足重之哉故君子謂公才與
節合其素所積蓄也而卒不究其用悲夫然以視諸
佞仙泯泯與世浮沉者又何若哉

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濟軒唐公時英墓志銘

李元陽

公諱時英字子才濟軒其初號也里居號一相居士
先世湖南人高祖玄二公以戎籍徙自辰瀘遂世居
曲靖之北關曾祖義妣楊祖洪妣鄭考經封主事妣
伍氏封太安人生公甫十餘歲能屬文治尚書日誦
千言嘉靖己卯舉於鄉己丑登羅洪先榜進士授平
陽縣知縣始至問民疾苦惟賦稅不均大爲民病公
銳意以履畝量田爲己任白於大府大府曰此美政
也其如豪右何公曰天子以百里人之命付臣當

盡已命以圖之於是不辭怨詢不避險艱暴於烈日
中面汗雨滴不以爲勞首尾六閱月而一縣之田腴
瘠高下無不得其情矣冊呈大府深加讚歎遂成不
刊之典縣有陂塘歲久淤淺公度田興役富無巧免
貧不獨勞瀦蓄有則啓閉有期明年大旱果得水利
隣縣所獲劣於平陽百姓以公爲神君焉乙未授戶
部主事委理通倉時新革內官出給皆由主事公與
諸僚盟曰今日之事同舟共濟時也苟二三其德狐
鼠將乘吾之隙矣時內官方偵伺以中之一年之內
秩然有理官軍便之竟無異議通倉至今守其法再

委催稅九江俸薪自給襟度蕭然取前人雅語揭之
庭柱曰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蚤一刻舟行一刻之
程以此自妨常自在之雖賓旅燕飲酬應紛然不以
彼而妨此也其年考課以公爲戶曹最丁酉 皇太
子生推恩得封父母及本身文林郎妻張氏安人已
亥晉員外郎督理銀庫前官下錦衣獄人爲公危而
公始終擘畫如法雖毫釐無不詳且盡焉大司農深
器之庚子晉郎中辛丑拜直隸真定知府時虜犯井
陘真定屬邑也先是總兵未稟方略調度不前公至
示以所應趨避兵未動而虜遂遁去人謂公之先聲

有以卻之真定地在要衝政連畿甸朝言於戶部傳
於京居是官者率多爲飛語所中公居之坦然不執
不隨庶務之來立加裁決出納錢穀纖毫無莫訟無
留獄案無滯牘賦去其私徭省其冗在任三年凡膺
十薦神明之版水鏡之頌兒童走卒莫不知之公去
三十餘載人之稱之有如一曰甲辰晉貴州按察副
使便道省覲二親擬上疏乞休二親不許公不敢違
乃之任丙午丁母憂遷貴州參政丁未接父憂服除
補河南辛亥遷浙江按察使壬子遷山東布政癸丑
遷陝西左布政跋歷所至輒著賢聲公爲人介潔端

莊坦夷樂易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
之射方朔之占無一不中君子愛之小人畏之以此
甲寅秋套虜烽警致厓西顧上問冢宰須沉毅才
略之臣爲之冢宰以公對遂晉右副都御史巡撫陝
西時公已久於其地熟悉時事謂諸監司曰虜不足
患患四鎮不協心耳今宜先和四鎮遂飛檄馳書要
以必從四鎮果來虜遂退聽公於是志防秋他無
所事在位三載邊鄙晏然例應給由會旱災地震不
敢遠去公退之數稍延儒士野老談玄講道言官論
其倦上不負其勞許留京用而公歸矣戊午夏至

家衣布茹淡散髮不櫛足不出外戶耳不聞塵事除
除機心容養淳淑方其在位雖鞠躬盡瘁不敢少懈
而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固已幽結於林中驟感於返
心爲日久矣至此則宦成名立陟彼高衢緬懷千載
託契孤遊以芬華爲鳩毒等富貴如桎梏嘗曰諸葛
武侯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我何人斯而
不爲古人也於是盡出所蓄周助貧乏無問遠近但
有所丐一切皆施又刊刻三教經書十餘種摹印數
千本流布四方脩建東山諸寺鑄造佛像廣設莊嚴
增各處常住田園以資僧行又置義庄於六涼之路

南堡以資養濟立義塾以宣仁孝 聖母勸善書以
資化導作糴糶倉以平米價飯僧不可數計又遣人
東至杭州戒壇北至峨眉伏牛凡作佛事之處莫不
行施隆慶壬申余遘公於滇池公謂余曰雞足點蒼
吾鄉之名山也夙昔夢寐今老矣不能往矣願爲我
作一二功德乃以金帛及絨紵袈裟二箱見託余因
辭不得因於雞足大頂重建銅瓦殿一院糊孫梯上
特建大悲閣一所定西嶺開大路雲南驛前作橋堤
餘錢以之飯僧袈裟徧施大衆圓滿之日修齋以懺
昔柳州與馮刺史同修永興寺之淨土院預結誓

生之交門堂廊廡繪績像貌繒蓋幃幡極其嚴備又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俾觀者起信公與余今日之事蓋髣髴焉他日執手清都始知有生是夢也公自退藏以來潛心理性深以伐善施勞爲恥家庭之間門生子弟在侍絕不談居官時事故一旦捐館勲勞事業無得而稱述焉自甲子歲發願長齋絕不御酒炙泊然獨處一樓不用僮僕以賜金製爲供佛之器有夜偷兒入樓褰帳見公凝然端坐偷兒惶懼叩首公曰勿忙但取去偷兒云不敢盡取公曰汝盡取卽吾施捨仍從容指以去路勿使家人驚覺後此盜

事犯公以書抵官乞勿治以全已施捨之願其解職
大率類此公嘗裁定家祭儀文名宗族子弟五十人
給祭衣巾履使立祠下陪獻萬曆乙亥春命子載且
棺槨衣衾擇葬地乃爲祭柳文有丙三二十五之語
不知其所謂也明年三月二十二日公不食但飲水
子孫泣勸不聽二十五日侵晨索紙書偈已命名姻
戚門生咸至勉以忠孝大義頃之曰入此門路多年
今果得其受用生死關頭去來無住今日之午吾嘗
逝矣乃沐浴更衣禁勿悲泣忽風雨晦冥雲擁一白
龍升天衆皆仰瞻而公逝矣乙亥留僧之語一年之

前預知死期雖古之善知識不過也公生弘治乙未
六月十二日卒於萬曆丙子三月二十五日享年七
十有八銘曰生死去來日月盈虧耿光不磨於公見
之初試百里堅貞如砥孤執有賴聲名大起入屬大
農介潔敬恭司倉司鈔懋著嘉庸及佩郡印克懷以
信誠誕盈庭卒白其訊更臬典藩南北其轅所至輒
効聞望日尊關中開府條貫率古不作聰明居然却
膚平其狴犴均其庾釜烽火不警方叔名虎矢服弓
殺不兵而武言者靡思謂公厭苦 帝曰碩膚乃爾
內補公志退藏竟歸鄉土嗷嗷待哺孰爲之主公廩

有粟鰥孤是乳皤皤菴懇孰憐其窶公篋有衣耆老
是怙西方聖人讚出尼父彼昏不知甘爲葶蛄復姓
還原孔釋所取不御羶腥物爲吾與何能忍心刀砧
網罟鶴骨松身瓊瑤肺腑儵然謝世時日當午乘彼
白龍上升玄圃得道之徵千人共覩遺蛻山藏我銘
不腐

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馮陽周公禾墓志銘

徐階

曩予在經局日從東郭鄒子荆川唐子念慈羅子相
與切磋於身心之學于時士大夫之賢者大率辱與
予四人遊若馮陽周公其一也公爲人養深而守定
視其貌藹然懦且怯及與之言閭閻侃侃乃漸發露
至於臨事雖死生在前終不可屈奪蓋孔子所稱仁
者之勇也當是時朋類莫不推公賢以爲公他日在
廟堂必能爲國家定大議鎮雅俗使海內獲覩正人
君子之作用庶幾以明講學者不盡爲空言公亦勇

自任毅然不撓人乃日覺其異自禮科都給事中出
爲陝西左叅政遷福建按察使四川右布政使陝左
使徊翔藩臬者十有二年始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雲南公於內拜最遲得地又最遠士或爲公不
平或爲公喜以爲忌公者終不能以其私廢輿論之
公終富有以慰昔之所屬望者而公蒞鎮旬日遽遭
外艱歸其廬四月以過毀得疾遽卒嗟乎其命也耶
其抑有忌之於冥冥之中者邪公生正德丁卯十二
月六日卒嘉靖丙辰五月二十六日得壽僅五十無
子以兄之子耀承後年十有二于往年讀太史公所

作伯夷傳心竊病其怨誹之甚於中道未爲合及今
觀於世享富貴久長者其人率如彼而公於位於壽
於子孫獨如此然則太史公之怨誹亦其情宜然也
公卒後數月耀承具疏請卹典格於例得賜祭一壇
反葬費之半於是耀承以公遺言請予銘墓予固悲
公者不得辭公長沙寧鄉人諱采字子亮沔陽其號
舉嘉靖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選吏科給事中再遷
至吏科左給事中克會試同考試官遷禮科都給事
中補外歷官所至交薦胡御史彥嘗疏于朝曰居然
大雅卓爾不羣論者以爲知人曾祖添裕祖鎮以公

唐書卷之六十二
貴贈通奉大夫四川左布政使父策領湖廣鄉薦知
貴縣有聲封文林郎中書舍人再封左布政使母唐
氏贈夫人

右副都御史玉華高公珩行狀 何 遷

玉華先生高公名珩字允升德安安陸人也公起家
經術仕至列卿振德樹庸有名 肅皇帝世三十五
年乃退退居十一年年八十一乃終其先出唐南平
忠武王後居江西吉水皈僊里以名忠者爲始祖忠
妻于峽江郎官山何氏乃居峽江生雲卿而道本而
子輝而宗舜而孟轍孟轍生祖漢娶毛氏生父梧岡
翁岐娶鄧氏公既貴贈祖父皆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毛鄧皆淑人居峽江世力稼穡至梧岡翁始知學醇
慈自持橫經授徒于鄉亦不求仕生二子公其長也

公初誕鄧淑人夢旭日墮懷中爲童子雅不好弄重
暑能爲七言詩梧岡翁責之學不煩提論日開月益
翁弟商于安陸將問之擇諸子孰可使者公請行時
年十七以正德丙寅始至安陸乃公藻思質行早見
李父益責之學安陸士人亦嚮之遂屬而家焉戊辰
克弟子員博涉刻思必發其蘊喜讀蔡虛齋書謂爲
學不根理道而襲陳言是文奴也故其爲文摧擢腸
腑噉齧而茹之當俛首入微時座人問難不知所對
會意而起淫涌百出率常屈其座人太守建業李公
重貳守江陰王公瑞之見而異之曰高生抱奇負氣

如其文公故貧乃委已於學不苟取與家由是益貧
僦屋而居攻苦茹淡衣蔽緼衣卽突烟不起不屑赴
人濟視貴盛人若澆已貴盛人亦不敢以濟請李公
嘗屬富人濟公不受嘉靖壬午舉于鄉癸未會試落
第或謂公貧宜乞學秩公笑曰斯秩也乙榜則可乞
則不可予平生恥說乞字寧甘貧俟爾乙酉復北上
遇遺金於途執之以俟其人至還之時公年已踰壯
介特扶義歷二十年不以貧絀一郡咸目之丙戌成
進士授四川犍爲令以才調直隸溧水己丑遭母喪
去職復遭父喪癸巳卒喪補直隸東鹿甲午召入爲

戶部廣西司主事進員外郎陝西司郎中辛丑出補
浙江右叅議尋改四川陟按察副使山西叅政雲南
按察使貴州左布政使丙辰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其地庚申奉詔閑住癸亥有司上督木功詔令
致仕丁卯隆慶改元詔進資善大夫公毅直光明心
在舌端然蹈藉忠信動合古人不與俗侶爲事率出
天性居常虛懷夷氣色恂恂下人臨事則義形於面
勇往不回聞善言輒改容受如不可不能詭對人以
侮至第一笑謝之不爲校乃世所競破圍黜樸追逐
反覆公非故絕之亦其天性所不足也其爲政極虛

盡忠究於利公家事有犯忤或勞險不可幾濟眾皆
巧避公輒引爲已任不反顧沮悔或謂公愚公笑曰
子誠愚乎哉吾第見巧者以技徇身志不在公家爾
人臣舍利鈍則志壹而力專不問濟與否殆不病於
心乎吾所以爲此思當吾心不同公家也吾不知愚
公令三邑進者舊問民所疾苦舉罷之不務新條格
以奪民便其要損刑薄斂離紛疣導滯塞納之和平
而已捷環山而邑素畏旱公察其羸瘠明若白黑豫
藉之以待勸賑不遺吏以奸錦衣官逮他官過席勢
橫索公面斥之將按其狀以聞其人爲宵遷大中丞

浚川王公村公爲薦於朝乃調溧水瀕行值大旱解
裝而禱比雨公跽雪墮下濡及膝不起乃隣邑皆不
雨捷獨大熟溧水故豪侈健訟公治其善爭者勢水
請謁不斥而寢之人以寧便東鹿多劇盜公捕刈

震駭而勸其餘境鄰晉州潯沱決至晉爲涅柴漚先
是大中丞周惠公康築堤二千餘丈復築柴城口一
百餘里捍之歲久多圯公齋戒投詞於河大爲補塞
之去民水禍公治三邑率踰年或半年輒去諸所宣
序多未究乃起念民隱不急名譽謀其私民皆信之
比去民攀號至不得行在邑刻廉自奉不改寒素鄉

人過邑者對食脫粟飯公笑曰昔家食時安得有此
由捷過家貸而後治裝戶部役外倉非任久不授公
入部踰日大司徒儉菴梁公聞公名欲試之於是奏
監徐州倉公兢兢謹度支惟允梁公益賢之崇文門
榷稅忌勢而眩于奸諸僚皆戒不往復以公往稅無
漏計乃復監黃土倉御馬監倉守以中貴人公因事
擊綴取一切乃已居頃之出宣大治芻餉以益客兵
公責出納於主兵者第苗蔣而髮柳之委積乃時邊
臣禦虜有戰功詔賞銀幣如邊臣有曠孽張通者入
城謀變垂發而覺公贊鎮撫壞其機收之

肅皇帝

南巡出帑金犒行兵屬公投承運庫中貴人欲加羨
公引法拒之中貴人色沮不能出氣花馬池初設部
司同事者畏險遠率先請免公毅然往不辭廣募鹽
商贏其值戒無耗取上疏請設通判往來理之儲由
是大備花馬池接河套虜騎時至城下地不毛諸費
皆遠受多不時給居者日皇皇談虜警公諭鄉耆重
儒生教廕子講說忠孝大義多汲水及泉爲池時操
練借助聲勢以固其志在浙江治五路事一吏執民
諸寃不得售侍御觀察者亢公秉禮自靖侍御街之
會入賀倉皇屬公行乃論撫毛瑣誣之疏下朝士呀

然大宗伯陽峰張公少宰龍湖張公舉公棄金事大
冢宰百原熊公曰此古人也惡得污蟻處州庶公在
諫垣曰高叅省古貌古心吾浙人益知之臺中新春
馮公輩亦言公三操利柄不少染况入賀哉疏遂不
行會當大察侍御嗾同列申論其事銓部不直兩侍
御以法乃改四川朝士謂誣僅毛瑣寧他足誣乎以
是益重公四川以建昌爲邊境將士利征伐每以警
動公第端委臨之境内斬然眉州水失故道公塞之
俾得田其淤虎藪于澤多傷人公禱神羅賞獵之害
遂息教場瀕水易沒乃拓地崇飭之山西内外儲寄

在叅省公緩急有序治黃冊老吏不敢弄法按察使
職列外臺公挈持維綱鋤削荒蕪治獄虛聽實求民
用不寬溷俗以食米釀酒致民艱食公下令市酤皆
罷沅江土酋那鑑抗王師殺藩臣主議者移罪兵備
憲臣及武臣十數掩之屬勘公不能徇由是逮者皆
悉去黔國嫡孽爭襲勘久之莫能決會科臣銜命至
公引莒人滅郢事爲判科臣以爲然疏上報曰可官
其嫡鎮臣讐毒不得波流於民貴州荒遠來往者輕
薄其地計資遷去政多循習不振公力責之剴決督
厲以贊時憲貴故無僂率取輸于川湖貴叅政督者

又不越二省以是積十餘年不輸儲猗日乏公議督
者以時往責其直輸帑遂不絀焉宜慰安萬銓素悍
不奉指揮每造公不俟再呼至則開誠諭之萬銓素
撤夷服服冠帶綴諸司後貴人謂公議威行於夷酋
此曠見爾藩署向明門獨西堪輿家說久不能奪公
易而直之駭者亦不能奪乃諸法制以職不得專公
每注視及爲巡撫探抉遯隱下百執事修直顯遂興
學校誠土司清驛站墾荒田收流民立關屯保甲法
成令修與夷張弛詔令採殊萬斤民苦之公購僅得
什一乃上疏極言民危困狀 上允之貴以是不擾

會修三殿巨木皆徵于貴木出四川西橋窮山絕谷
假路生苗浮溪澗乘漲乃出公祇役周歷其地冒瘴
癘齊寒暑三歲乃竣諸苗故伺隙以逞時木政方亟
官司無他餘力苗幸之相望而起公曰彼犬豕獨奈
何欲窺吾力短長而爲此乎昔議西南夷以服屬類
從撫彼讐殺或迫於釁則然爾乃今大逆有叛狀倘
以木政絀而撫之是貨之與平非撫也撫必不行宜
撫其罪薄而弱者取其兇頑者殪之且叛苗不殪則
木政不得通其利害在貴非昔平居比爾惟多擊便
乃列撫劄議請 上命公便宜行從事時黑白拜堂

首亂公策此首獨矇無知識乃吾民誘導者使然於是俘其人警之二蠻懼乃刻識投質不戰而定荅於苗故稱硬寨嘉靖初嘗再勦不一校驟起兵獅子口公使項副使廷吉督諸兵擊之苗據險設伏諸軍少却公下車法趣疾攻之諸軍殊死鬪生得糾拽虎苗數人追斬淪沒無算餘十數寨不拾一矢皆自輯乃立石門於獅子口名關與寨曰歸化增兵一哨守遣官輪邏著爲令叛卒李昂者擁衆稱雄黠夷首叛服倚爲重梗雲南貢道兩省患之公釋脇從離其黨使間內應乃揚兵臨之昂鼓噪至我兵四合内外夾擊

昂乃成擒諸寨皆驚相告散去貴人謂昂禍本也戮
百寨不如除一昂貴軍民雜居夷性易惑如昂者厝
其地故多鼓煽公既滅昂乃立保甲法綏潛至稽久
旅給產授糧藉以爲兵貴人益賴之無何龍停白洗
養鵝三寨攻土司急大黠王三稱亂數十年弗靖至
是亦復猖獗公次第屬總兵石都督邦憲羅副使時
霖隨所在追擊大破之於是囤苗百十寨震懾不敢
動公治貴五年六征皆捷上大嘉悅五捷各賞銀
幣白洗養鵝之捷俘斬獨多廢一子入監伐木戡夷
二者國之重務也當是時公任以一身左右雜治之

乃鈞材蠻洞選徒于熟苗勢交發而幾危人將惴惴
焉假令民不可使威望材猷無以屈羣策豈能以謂
詞盛氣足理茲役哉世好言經變非多技不能應故
挾數役智往往取隆於時公長不見他技未嘗談古
兵法乃心策其然卒未有整左者及事定木不缺折
兵鮮敗北上下晏然不見叢沓騷屑以爲民憂公註
意措手豈不獨異指哉夫直性無飾若愚不以利鈍
自枉則貞明必照與化周流古昔大臣所以昭顯
跡用此道也公嘗言志力不分斯直體固在我以是
開敏四出精神所鼓舞聲氣所嘘號莫不剖心以受

願色所鄉成功繇之視世所巧者驚近利而儉遠謀
公固吐之惡能與公比尺絮寸哉公經營外內明者
忠盡乃山陝貴竹勞在邊陲此尤奕然顯者然出入
險阻皆巧者所必避而公之治業於是乎在蓋其愚
有以致之此固有所長非苟而已以是觀公賢於人
遠矣公負舍深長思以訐謨輔治花馬池邊垣不治
公謂定邊營接舊安邊營約三百里地皆可垣土堅
厓峻者其力易惟浮沙飛走處鑿抵原土運客土築
之爲力稍難然亦不盈百里拓此則東西千餘里戰
守有據河套可議復矣大中丞松石劉公是之上其

議於朝邛州近番蠻且邛表裏山河宜建府治體制屬邑屹然巨鎮形重而體嚴番蠻當賓服不事戰備兩臺下諸司議未報四川播州與貴之恩石接壤而思石屯田賦稅所以食貴者皆在播其土司亦皆隸貴異省分紀故難治思石兵備故有勅兼播而四川欲使之專隸川東公以爲通賦匿盜將益甚有警則去蜀遠機宜不時及而貴之門庭先受之然猶得滋蔓亦非所以爲蜀計以播合貴上也或令兵備專治思南仍兼制亦不失中策夫天下一家也在審勢求治爾言彼我惑矣復謂貴設宣慰司夷性初服則然

爾今政洽體一而省會獨無府非所以正體統興事
功也徒近府於此乃便公請議或行或不行或其後
卒行之策世者謂公知大計公事親盡孝乃中歲奔
走迎養送死皆不逮及躋嘸仕對祿食嗚咽不能下
公既還安陸口以峽江墓廬爲深念命諸子偕展省
往時年七十六或以爲言公曰吾雖老固人子爾寧
忘吾親哉乃戒輿去至則焚黃而哀舉合食禮祀先
祖取所受賜金葺諸墓治祭田責諸從子供祀贍族
貧踰時乃返愛其弟不異自愛分俸贍其家撫諸從
子如諸子乃訓諸子顧反嚴不事呵譙色辭不少借

時命之曰行已率本心自合理智有所不逮人將信
之有意爲善善是而意非豈能信人又曰樸儉二字
吾平生自信處汝輩無改父道公于貨利蘄然無緇
殉乃俸餘悉以贍族子幼及周親從叔絕立其後卹
之貧無居者不能嫁娶斂葬者代爲之族子大繁人
人卹毋令失所自奉儉嗇與家人同食飲聲色綺麗
不在左右喜讀書尤喜爲詩興至天趣逸出踔厲風
發皆唐聲然不畱稿友人或誦之公笑曰予忘之矣
爲文故根理道比入仕草疏揮檄慷慨激烈如長江
大河不事結構文采蔚然執體要切事情讀者動志

所著有奏疏集玉華詩文稿歸與稿藏于家在建昌
嘗序魏了翁集刻之以傳推引進後舉所詣極投之
不相悅不止請學者皆成名捷爲趙公正學霸州孟
公廷相兩叅省最德公者公歸無他事晨起焚香
仰宸頰首祝坐一室中攤書把玩訓子孫不輟平生
不爲人干請坐是干請亦無造門者馭拉二三耆舊
遊山水間詠歌自適治藏干郡西橫山清水間每命
車往年八十挈舟上金泉訪故讀書處抵石灘徜徉
而返踰年乃戒遊然容與戶庭神志不少亂入夏多
偃臥呼子孫言曰吾少也貧稍自振致身卿佐今老

而傅爾等誦詩書且代祿蒙被寵靈不大渥哉卽罷
去復荷 明聖命致仕俾以進退自完犬馬愚忠見
明清朝吾九死無能報國厚恩愧平生矣乃若此身
如漚生滅吾蹈險阻時已置之復何言自是不下榻
飾巾待期又時時命諸子咏杜句間吐聲和之豁然
如平居屬纊之夜呼子孫目之無他一言猶掀髯舍
笑手加額若祝頌然瞑目正容而逝生弘治庚戌四
月七日終隆慶庚午六月十一日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公如斗傳 京學志

公諱如斗字允文浙江餘姚縣人嘉靖丁未進士始
釋褐貴溪令有神明稱召入爲江西道御史首論崇
節儉革奢靡數事尋命按湖廣清戎籍念沿襲詭影
之弊難於漸滌先條四事復著便宜五十餘條爬梳
敝垢民不擾而戎伍清甲寅按蘇松諸郡會島夷入
寇歲且大侵公疏蠲常稅什五然後以綏攘大計責
之總撫將帥諸臣既得請民懽聲動地士氣倍奮乃
有青陽石湖婁門平望寶山木積分湖之捷賊爲奪
氣而兵燹之餘民心嗷嗷公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

不練則不整而易敗民困而難供故於應援之兵力
爲裁減而遠近稍稍帖席矣滿歲吳民懼失公相率
扣閣請留疏七上乃得允公益以發舒奏設海防專
官蠲濱海綱運議改運艘折兌所經畫皆恤民要務
乙卯寇復至松鄉民避者以萬計撫院令杜門毋納
公厲聲曰是驅民於死也脫有不虞吾任之乃洞開
諸門以入然地狹民衆疾疫時與人給糜與藥衆賴
以安賊屯棉花港調永保諸兵力戰斬獲無算仍會
浙省兵夾攻之大捷于沈庄而徐海麻葉陳東之衆
始蕩平焉公按吳三年前後奉有監軍紀功兌運諸

勅躬擐甲以戰者百數其功甚巨而視師趙文章衛
公匿不以聞賜白金文綺加俸一級而已丙辰改督
學南畿校士一以文行爲殿最要人請托絕無所徇
士服其公丁巳夏行部鳳陽倭由淮揚薄城下或請
避之別郡公曰陵寢所在臣子當死守敢以職不
任兵辭乃簡士卒飭將領使之進擊賊始遁己未晉
大理右寺丞壬戌晉右僉都御史撫南畿時徵派四
出而募兵費尤不貲卽奏減兵餉三分之一督郡縣
選士苦時訓練織造帶徵竝疏停免築丹陽溼縣石
埭三城乙丑四月倭復犯三沙公分布督戰累以捷

上拜金綺之賜尋轉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代會三
衢曠賊竊發壤接婺源公曰婺源非城不守亟令庀工
令下而賊猝至公自太平馳往驅之賊始出境人皆
服公先見云抵江西始創條鞭法大略檢一省圖籍
計每縣田畝量入爲出俾侵漁規避者不得行民方
矯首跂足待而公以疾終矣惜哉公體貌魁梧外若
嚴峻而襟度豁如一兄知其長者於人不求備不蓄
怨不思長不談短人以四難稱之他如恤宗族創義
學築渣湖閘修下埧建慶源永恩二橋及以蘇松餘
俸置公田給督府以減民徵其爲利溥矣所至有生

祠有去思碑在江西不數月感疾請以身代者百計
歿則環哭而祠祀之其得人心如此子思克壬戌進
士亦任御史有名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鵬墓表 殷士儋

公諱鵬字汝南別號雙渠家世冀州棗強縣人始祖澄澄生溫溫生福福生從善邑庠生從善生澤世隱德弗耀澤配賀氏生公以公貴封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賀封孺人公生而穎異總州補邑庠諸生試輒爲諸生冠嘉靖丙午丁未聯極巍科筮仕江陰令廉明方正事如素練平徭薄稅節冗賑乏摘奸宄以遂良闢書院以督課士民迄今頌之邑濱江土城不仍盜繁叵戢公至悉望風喙遁復增築墜易以碑石財力殆數萬計而民不告勞費壬子海倭抵城下恃

以無忍比奏最名拜御史歷諸煩劇率著風裁癸丑
出按宜大二鎮酌時宜條邊務不下百六十餘疏陳
宗室饒陽王克炤通夷稔惡承奉劉寶助虐憑陵並
桀悍難制公奏訊于辟宗藩肅然乙卯按山東剔蠹
起頽飭僚貞度余聞諸父老言數十年來所聞覩繁
澄清而安靜者如公指不多屈訓士崇古誼論文黜
浮靡是秋監鄉試所取皆一時名士號得人丁巳閱
京營汰老疲練什伍增軍丁糧戎務大振戊午冬會
計羣吏公掌河南道秉虛持平甄別明當人莫敢干
以私己未春監禮部會試檢防嚴密發士之懷挾者

寘諸法夙弊頓息庚申奉命留都理積贖辛酉晉試
同鄉考牧政隨事靖共罔不底績壬戌寧夏巡撫缺
廷議匪公不可乃以公往初漢唐有二壩夏人引以
溉田歲久堙塞公至親相度疏濬水利復興餘無虛
歲橫城馬頭虜出沒隘口舊無亭障公歎曰弛防任
寇至非計也築牆塹一萬八千五百餘丈以伐虜謀
先是鎮城及河東諸營堡經地震率崩圯自公增葺
守用無虞秋套虜窺山後入犯清水營一帶及興武
花馬池之役公前後指授方略俘獲甚多然不自尚
其功盡以歸將卒人成效死力且恤商販而人樂輸

粟禁侵牟而軍得安業西夏依公爲長城云甲子擢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鴈門等關巡撫山西公書
卒邊事遂邁疾乞歸竟以不起時嘉靖乙丑三月三
日也距生嘉靖壬午某月某日字年四十有四公體
貌魁梧丰神爽朗賦性剛介持身端嚴博典籍工詩
文孝友嫻睦之行素孚于里閭至其經濟溫藉尤爲
時所推重方虛倚毗而竟爾齋志嗚呼傷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抑菴陳公洪濛墓志銘

余有丁

都御史陳公以辛巳十月七日卒於家 上俞其子

中書舍人禹謨請命大宗伯予祭大司空治葬事公
諱洪濛字元卿自號抑菴其先系出閩中遠祖漸仕
宋爲耀州節度推官以諸父並居宰執徙家汴其徙
臨安則學士簡齋公始曾祖俊祖琬父爲悅清公景
祥生子二長洪範官按察副使次卽公悅清公以公
舅弟貴累贈中憲大夫河南彰德府知府母黃累封
太恭人公方姪悅清公夢觀蘇學士遂舉公甫六月

稱孤太恭人鞠之比長命習法家言而公志儒弗願也太恭人爲雪涕而喜年十二通經書大義十五嬰奇疾夕夢與王文成公視師功成退耕江介遂然適也自是明悟若神庚子舉於鄉明年同長公舉進士長公授工部都水司公授刑部廣西司俱主事丙午慮囚江北俱報可丁未遷雲南司員外郎尋遷廣東司郎中兩視司篆善爰書諸所按讞皆手出吏視其文辭無不善且服者司寇遂倚以書獄滿六載考出守彰德郡中故多宗室恣橫公一以法繩之時鄭王拜文學諫四歲規時政屬庶人佑善衷誣王上怒

甚造親信大臣就訊公爲白其狀衆危公公曰吾守三尺耳奈何令上有蔽讒間戕骨肉名獄上止劔王終身趙將軍厚煬盜劫人膚姦人女死公擒殄其黨趙宗爲安郡饑公爲發粟貸民所全活甚衆尤注情校士典壬子試稱得人當路借以爲重云明年入覲以治郡高等稱尋擢江西按察副使鄴民遮留不能得爲肖像祠焉而公當備兵九江多盜區傷敗王旅公至勅諸賊曹跡賊所在必窮剔毋縱數年之間長江晏如而又以其間補伍清屯練兵增堞潯陽遂稱雄鎮已乙卯罹太恭人憂毀瘠其服除赴京朝論

以澤陽士民思補前秩兼轄楚新黃至則益修昔日之政有二囚抵死公得其寃以受去未白至是請臺使者從末減庚申陞左叅政山西蒞冀南擒虜偵者一人又捕白蓮教諸賊蒙特賜幣金屬伊王恣橫不道都御史疏其罪于朝遣使驗問不服乃廣賂求緩會 上更遣少司寇趙公覆按乃疏公名與俱 上允之曰是嘗按鄭藩者邪公開命卽乘遊往盡得王諸不法事辭具服國除幽之鳳陽公兩平亭宗正事皆當旨而以晉藩按洛尤異數云亡何遠長楚梟楚故劇藩而公以彊明剖之庭無留獄前是二令被逮

公一訊卽伏乃斥其墨敗者寬其中微文者比遷去
寬令以數百金伺道上公大怒吾豈以金故緩若邪
若奈何不自礪而以私蟻我令慙去壬戌春擢右布
政四川踰年轉左時起三殿工蜀困采木之役公一
意拊循視前使有加民康焉是秋調棘院事拔士居
多乙丑入覲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
湖北川東軍務下車卽條上利弊若雲貴互選及裁
驛傳增邏卒之法詔報可貴竹長官多侵民而民豪
者亦通齒公令還予民地而又時出奇策除其豪時
施州酋黃中叛擾雲萬等縣先奉詔剿賊不克公檄

川東諸道兵進討賊入深菁陵高阻隘發礮石傳毒
矢以拒我師公乃募死士夜從間道上先發其爲機
以發石者直抵砮門斬苗數十人呼聲震天地擒斬
賊以千計破洞寨百餘賊勢窘因投湖北軍降公方
謀馳露布已乃聞二省先入疏爭功公具言楚蜀異
勢撫剿同情功不宜顯有朝議竟直公有大盜楊珂
爲蜀楚粵患歲久愈熾公計吾不蚤滅此是遺不可
爲之疾腹心也乃授計諸將悉殲之餘衆皆潰初公
聞貴州命時長公前卒感慟連日夜又畏簡書遂得
病至是上書乞骸骨歸再疏得請未卽途忽鎮遠印

水諸苗叛公亟誓師往討平之丁卯得代歸朝廷以
前軍功最大賜白金文綺者三公惟閉門養疴絕交
謁間一赴鄉飲之禮四壁圖書蕭然其官轍所至必
覓名勝於世味泊如也坐旁葺一室扁曰補思懸父
母像其中拜奠如生撫孤姪如已子養寡姊如母尤
惓惓以勗子爲念禹謨旣成進士會戊寅覃恩得進
公階通議大夫公手加額曰老臣分填溝壑乃更辱
嘉命哉惟有一清忠遺子耳公美髯夷度飲人以和
性篤厚其親族貧士所資以舉婚喪者應之不急詩
文不爲名高觸輿輒就所著有五經輯略性理纂要

諸子粹言督撫奏議及講義文評詩稿藏於家

副都御史林公澗傳

徐觀灝

林澗字若雨嘉靖丙辰進士除江西臨川令嘗以勾攝之永豐適盜賊猝起城幾殆澗爲畫城守便宜賊卻永豐人爲之刻石紀功且尸祝之後擢南京山東道御史分宜相嚴嵩子世蕃置酒爲別諸御史見世蕃不敢吐一語澗獨高談座上世蕃數以目眴之旣罷語其客曰吾見林御史相貌似好持諤諤者吾頃以目攝之彼必以我爲忌之也且復遣人候之曰嚴侍郎謝女願無刺論富世事澗入南首論淮陰人祭酒沈坤大較云坤以非法支解人甚衆縱妾父持鹽

利坐受賈人金無筭又以行營葬地謀蔽其旁數千里輒齟齬人墳墓天子薄責祭酒置之理次論豐城人副都御史鄢懋卿懋卿相嵩最近幸門士也陪視都堂例無外遣忽有詔下懋卿推理鹽政于秦晉吳楚間世蕃度是役可得累巨萬迺私劫之曰歸必以十萬爲謁後懋卿所至摻括非獨急營橐中且欲滿其約契歸報世蕃耳既卒事大司農省推金無能佐縣官備邊半歲而道路罷供億費且億計潤悉以其狀聞而懋卿蒙相嵩力竟報聞伊庶人典揆惑術人田生言欲廣拓府第開地脉以當王氣疏請修治

先遣人賂相嵩詔可之潤具條以聞且言受金事有
數萬通神陰扶默助之旬楨竟奪爵後復持世藩羅
龍文大逆狀上之龍文賈人子以善浮水嘗受總制
胡宗憲金二十萬往賊酋汪直所解桐鄉圍龍文宗
憲汪直皆新安人也宗憲因奏記相嵩以龍文附入
門客除中書舍人 世廟四十一年用御史鄒應龍
言戍世蕃于雷州龍文于潯州二豎出長安門卽以
力脅監謫者縱亡之家久之龍文數入袁州私候世
蕃且陰與計事會潤按視上江密檄徽州府推官栗
祁微同其跡得其往返狀具疏發之其略曰世蕃龍

文二兇狂諱罪當殊死

陛下赦之戍于南海迺相

約坐里中爲大俠不道而龍文又時入袁州與世蕃
挈手辟左右仰天太息怏怏有餘言宜械致京師考
掠疏入 天子赫然怒輒下潤捕之潤分遣軍卒而

自以身馳下九江府世蕃見紹庭官錦衣衛聞疏下
遣家奴走報世蕃始乘快騎赴戍所後龍文客遊梧
州梧州守聞詔直於謁舍內收之而世蕃到戍才二
日卽鉗以行潤復論其里居諸不法事大約云世蕃
僭逼無上招致亡賴亡命大橫集江上疑有非常乞
磔之市以銷禍萌籍其貲以助邊 天子可之世蕃

既伏誅於是籍貲約二百萬龍文二十萬紹庭探知復遣人馳報相嵩亟呼諸家奴竝名諸所往來客恣其盜金亡而自守舍是以寶玉無恙而金之耗損已什三矣後負責無以塞詔旨其家始上書逮其姻屬於是迺窮治黨與各以償金罰戍無得脫者矣事竣擢南京通政司叅議累陞至都御史大夫開府姑蘇其在姑蘇也首訪民疾苦爲上封事十餘條懇切惻怛具載疏稿中而潤於捕罪人時往來江上已被疾抵吳猶彊視事尋卒於官先是吾郡城陷其次年潤以展謁過家疏請蠲租三年仍乞帑金復學官並予

諸書生金郡人德入骨髓後潤爲其母黃壽郡人爭
持牛酒入賀者千餘人旣旅櫬返次江橋江橋背城
四十里所至各爲位遮道祭哭凡三日入城之旦士
大夫策素車白馬爭迎之郊而持幡酌酒嚮哭擁觀
者至不得行居頃之諸書生復以潤功德在鄉校中
最大會御史蒙詔行部至請祀潤于學宮之西偏御
史廉問諸書生言是如其請方潤請蠲租時會御史
李邦珍疏先後至 天子覽林疏下司農卿博議司
農卿持兩日不能決已而李疏下遂條議如兩御史
言 天子改容並納李山東肥城人後爲御史大夫

今以疾在告潤所著有願治疏稿蘇州守蔡國熙哀
刻于吳中

論曰予爲南尚書郎時會中丞以直指使繼入交善
其坐上攝日事中丞自爲言如此予耳而危之假令
當日逆計其異時禍及已於首論淮陰輒誣爲謗語
下司隸繫責之事去矣迺遂其直聲殷起絕不省其
能鉗之市天道好還不可誣也不可誣也

副都御史熊公桴傳

郡志

熊桴字元乘其先晉陽人徙武昌嘉靖庚戌進士守太倉勸農興學禁吏民爲奸郡大治癸丑島夷入寇薄太倉城時承平日久城中無備操江都御史蔡克廉適行部太倉見寇至輒脫去而桴城守甚力凡攻五日夜城得不破御史劾桴不能斬敵當論罷太倉父老走闕下上書訟寃桴得無罷尋克爲事官雷太倉明年寇復至桴以舟師逆擊斬首數百功上陞蘇州同知晉河南按察司僉事兵備蘇松島寇橫行江淮間會河朔荆楚官軍擊之戰大捷事聞賜白金文

綺金山軍亂松江閉門拒之杼下令開城門檄軍還
衛圉乃解遣通判往餉軍執之杼單車走金山名諸
將吏笞之誅其首惡事遂平在吳十二年從將吏誅
賊大小三十餘戰斬首一千四百有奇建崇明福山
川沙柘林吳松江五城開楊林瓦浦虹江白茆四渠
增補田賦二千二百有奇陞雲南叅政會女官素儀
爲亂幕府不能擒服杼以冠帶予之令攝郡遂降尋
遷陝西按察使故御史論者從大計吏中之左遷山
東叅政會通河決鑿渠築堤壩導三河水亡害以功
進秩二品轉浙江右布政海寇曾一本反擢僉都御

史巡撫廣東馳至南雄一本解圍去因條上平寇四
策乞餉金五萬皆得請拊循士民戒守令勿擾行保
甲團練法造戰艘百有六十發千金賑貸罷久通魚
鹽課區畫周悉乃興師平嶺西新會藤洞諸賊斬首
二千九百尋擊一本於潮海走之入閩疏置二縣報
可仍檄安南夷備境上勿令一本南一本分據馬耳
澳牛田洋則檄閩兵圍之斬首三百有奇一本誘日
本裨王丘古所寇惠州城脇把總周雲翔殺叅將耿
宗元攻城急梓縱火擊之雲翔走遂行反間丘古所
得雲翔等誅之獲古所平其黨斬首一千二百有奇

一本驕粵中議且勿擊桴親督諸將進攻斬首虜三千焚溺二萬許一本伏誅桴卒于軍上以平寇功進副都御史贈兵部侍郎賜葬祭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交川湯公賓墓

表

張佳胤

公與余同舉進士公既致郎撫事歸老南皮而余領
薊鎮總督節則南皮在境內得脩有司羔鴈之禮而
訊公體中無恙無何有司以計來報余爲文莫之及
余名還本兵其子諸生性曾者緘幣手一編乃馬柱
史所列公狀以表請夫表之爲義標也標其行而垂
諸石使過者式焉則余奈何泯公之行而不式於人
耶遂不可辭按狀公諱賓字繼寅交川其號也上世
爲楚齊安人有遠祖徙順義永樂間祖慶臣曾祖順

春者始卜南皮而家焉福春生澄澄生某大學生初
封戶部主事再封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娶於
劉封太恭人是爲公父母太恭人孕公時中憲公夢
一少年冕笏入戶公遂生中憲公通星家學知公大
貴公自幼穎敏殊凡兒書口授輒成誦屬對應聲而
答皆奇麗驚人五歲時忽向中憲公前朗誦大學康
誥章意若有風人益奇之已而中憲公授吳江丞公
時可八歲隨侍行道里二千而遙中所經行山川郡
邑水陸交際下極媿瑣一一能舉其詳後治舉子業
有名爲博士弟子每試必高等嘉靖庚子舉順天鄉

試至庚戌成進士劉太恭人病篤公侍湯藥目不承
睫衣不解帶者逾月晝夜焚香願以身代而太
恭人竟霍然已人以爲孝感云初授安福知縣公
已愛民劑量里甲其他平反疑獄保障流寇諸政事
原本經術於是安成之士相與交重公越三年癸丑
轉戶部主事初推崇文門稅再巡通州草場三轉邊
鎮糧餉四督淮安倉政所至以勤廉著聲尋轉員外
郎中知萊州府事可一歲而持太恭人服服闋補常
州府常州爲東吳劇郡巨室大猾陰持官府差繫賦
重弊竇萬端公明以察之寬以劑之庶幾有德禮君

子之風竟用治行高第擢湖廣按察司副使兵備蘇
松葢吳人不能一日去公也時當島夷兵燹之際公
外捍海嶼內安黎庶其時開府大吏不問人情徑裁
兵餉沿海無賴偶語市中謀鼓譟地方洶洶大吏聞
之倉皇無措公立名幕下開誠告戒許以括帑金爲
餉而諸黨叩頭散去是年挑七府塘百里白茅河百
二十里度地程工胼胝爲勞而公心獨苦先是中憲
公丞吳江時曾濬白茅工未竟而公卒成之人羨公
父子有德於吳如此庚午轉河南按察使便道省中
憲公上九十壽鄉里以爲榮辛未轉湖廣右布政使

無何再晉左癸酉會鄖陽撫治都御史缺廷推公以
右副都御史往公領節抵鎮議察山寇招撫流移軍
政修明地方寧謐四陲頌聲萬口如一而中憲公卒
於家矣公扶服代歸幾不欲生至乙亥京職大察公
中讒言得旨致仕公既襄大事橐裝如洗日惟課農
教子凡大夫有司之于旄並皆謝絕暇或羣一二耆
宿皞萊濁醪共話桑麻有司歲舉鄉飲一與不復再
而公儀貌修偉內無城府與物甚和而介然之守萬
夫難奪公其吾楊之賢乎公生於正德九年十二月
初七日卒於萬曆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年七十二

廣西巡撫都御史雲谷陶公大順墓志銘

陶望齡

予初隸史官時同郡陶文僖公爲詞林先輩文僖心
精體密言動可準則介然爲館閣表儀而其兄中丞
公相繼貴用事其謹廉相類裁局博大過於弟人謂
二公者皆大臣也文僖方十相而沒中丞壽考抗寄
節鉞纔數月又輒罷歸夫有大臣之材矣或無其位
有位矣無其年有年與位而用不竟施若中丞公者
尤足惋也公諱大順字景熙別號雲谷舉進士授工
部都水司主事以父老移疾歸養終服起補武選陞

職方員外郎執政以爲材其任職方也一歲中更長
三司遷爲郎中時北虜初款塞約束未堅奏燥下上
日不暇給公條畫詳練事倚以辦諸債帥交關中貴
人一切持不用始時交憾之後密刺公陰事竟無纖
毫復用稱歎干請遂絕而是時文僖公亦已爲吏部
侍郎兄弟竝當樞機獎拔文武材士進用之名爲得
人門庭肅清外無愧問而性俱周密退食冲然雖賓
客羣居莫能窺其際也公長子允淳與公同科進士
擢爲尚寶司丞而文僖子允宜復舉禮部軒騎出入
京師中以爲盛事爲職方再以邊功賜金進俸一級

久次當遷列卿屬文信公卒官尚寶丞以使還歿於家遂力請外補遷大名道兵備副使以遠鄉里再改湖廣乃歸經紀葬事詣官久之遷山東糧儲道叅政會裁冗員官在裁中歸居四年復補湖廣治屯田鹽法明年遷福建按察使轉右布政使遂爲左秩滿之明歲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無何坐言者致仕始公弱冠從其祖父莊敏公官京師以三河籍中癸卯順天鄉試時南人附籍舉者凡九人北士謹於朝公與八人者皆歸克本縣廩生又十六年戊午再舉於鄉又八年偕其子尚寶丞成乙丑進士尚寶

丞沒且久而公門人吳公時來起山中爲左都御史
廷中號耆年公知名既早徘徊藩司間朝士不知有
謂已篤老故口語橫及之然公懸車年纔六十五耳
罷職通敏氣深慮沉平居恂恂抑畏臨事裁斷洞然
無滯所決獄平反甚多初亾人曾光何心隱背圖像
名捕甚急武昌有游士與客比丘過從者或疑爲二
人收以詣公曰光額瘕應圖也公笑曰果光也額不
復瘕矣釋而遣之楚之鄆邑與宣慰司鄰民相與訟
有司召其人來讞不至捕之扞捕者恚以叛聞發兵
討得二十七人奏報當死會官論決公心知其寃至

市平立不肯押字曰就所書獄此拒捕耳非叛也御

史動色曰公言是也然業已奉 詔當奈何乃殺一

人餘皆獲免閩藩司之帑大亡其金吏卒五十人皆

坐繫榜掠備至公時爲右使請於長曰盜者二三輩

止耳而繫五十人卽盜在是亦四十七人寃矣請爲

公治之則悉縱遣繫者令四出跡盜果得真盜以報

五十人者皆得解時楊君四知爲巡按御史當決囚

屬公差其必無赦者十人甲乙以報而復爲匿筭內

筒中禱而探之所探筭視公所差前後無一人爽喜

而謝曰公之明允乃仰符天意乎所至皆有惠愛雖

去官民嘗謠頌之居楚日道吏江行遇盜剽其囊視
所持牒遽曰此陶公所使也虐仁人使不祥乃舍之
其得人心類此宦游凡三十年徒仰祿入居楚日至
斥私奉金二千兩以繕治省城及長閩藩莞錢穀之
任最久尤謹嫌疑每出納監以郡佐涉筆署封而已
嘗謂諸子曰吾意欲爾等貧以爲更勝於富故生平
田產無所增加時陶氏羣從後先爲方伯者三人皆
用清白顯名人亦以此多之公雅有裁鑿日所器賞
無弗驗者予友南充陳閣學暑時從其父文端公請
書京師僧寺中公偶過見之驚曰此郎公輔器也明

朝無父子相者有之自陳氏始矣少多病性好玄理
當靜篤時或內觀腑臟晝觀星緯常慕白居易之爲
人手寫其閒適詩日咏歌之後得末疾笑語人曰吾
生平喜讀樂天詩今病與病之歲皆類之豈當與同
壽乎及卒竟亦符合陶氏居會稽鏡湖旁在前漢時
已姓其堰矣而譜稱其先宗陽公者自郢城陶家坊
來居堰上後有陰德世遂昌衍七傳而爲莊敏公諧
由庶吉士授給事中以言事忤奄瑾得罪起謫籍至
總督兩廣都御史終兵部左侍郎贈尚書而其父愷
祖父壽皆封侍郎矣莊敏三子仲曰師賢有襟度人

稱長者仕爲鴻臚主簿公其長子次卽文僖公大臨也文僖先貴贈父詹事兼侍讀學士而公後以二品秩滿復贈如其官母韓淑人配諸皆爲夫人云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臨江李公采菲

墓志銘

余繼登

大中丞臨江李公卒之明年其子重光輩以公第西
江公所爲狀詣予言先大夫仕宦幾三十年其治行
在人耳目卒以微文註吏議至不得徵卹典爲地下
光惟先生志而銘之先大夫死且不朽予辱交公兄
弟不敢辭公諱采菲字君采別號臨江其先江西新
喻人永樂中有戍瀋陽中屯衛者遂家于河間高祖
榮榮生瓊瓊生平定知州銳瓊銳俱以公伯父叅戎
公貴贈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瓊配張銳配高董俱

淑人銳兩子長卽叅戎公某次涵卽公父也公生而
警敏十歲能屬文總角爲弟子負明年庶于庠嘉靖
辛酉舉鄉試第八人與其祖銳先後辛酉同名第又
同人咸異之乙丑成進士授行人丙寅冊封德藩隆
慶丁卯齋 莊皇帝卽位詔于留都江右及廣之東
西戊辰 今上爲太子復齋詔于畿之南山之西車
轍幾半天下于餽遺無所受事竣丁內艱庚午服闋
選四川道監察御史辛未清戎關中萬曆甲戌巡按
西粵所至俱以風裁稱而在粵尤表節義興學校不
獨用威嚴也丁丑掌河南道大計外吏汰斥惟精旣

乃陞陝西副使分巡河西河西地隣虜公所爲安邊
固圉計者甚備戊寅陞山西行太僕寺卿兼整飭寧
武兵備踰年以外艱歸公之行也兩地人皆遮道泣
留其得人如此壬午起甘肅行太僕寺卿未幾陞山
西布政司叅政分守冀南道越四日改冀北時和虜
久疆事刈敵公爲積芻餉簡卒乘常若有意外緩急
之虞者從容恬愉邊境無事屢荷金幣之賜乙酉以
積勞陞按察使視事如故丙戌陞本省右布政使戊
子晉左布政使己丑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
西公在晉久于間間疾苦長吏賢不肖邊關隘塞夷

情向背如燭照數計故諸所措注無弗當機宜協與
情者先是礦徒張守清聚眾蒙里中公恐其久而礦
悍也編其眾而什伍之會大璫祀五臺者有所要求
于張意弗展歸爲 上言守清作奸狀 上問以語
輔臣聞者因劾公縱寇殃民詔公歸公歸而代者捕
守清于獄計之無事實竟死獄中又二年行邊者復
言公撫晉時曾以公帑克私遺坐是落公職夫撫臣
握兵柄力可以制驕虜顧難一礦徒哉第撫臣以撫
爲職者也業已撫之而復殲之此喜事之臣公不爲
也至于以境外之交東修之饋爲公罪則其罪益薄

矣。惹事有所不可已，而罪有所欲加，勢有所必至，而
諫無所與，分公亦安之而已。公家居日，惟教耕教讀，
一觴一詠，以自適。若初未嘗顯仕者，又數載而卒。是
乙未八月二十四日也。距生嘉靖癸未三月二十八
日，得年六十有三。

贈兵部尚書江西巡撫侍郎夏公良心褒德祠

碑

郭子章

明主之馭賢臣勞臣也。生則莘之蒿之筐之筥之設
九戩之網待鱗魴之魚崇爵厚祿而爲之官。沒則社
之稷之尸之祝之銘於太常。詔於司勳。祭於大烝。辨
六號九祭而爲之祠。祠以酬功。亦以報福。宣告後人
無忝於位。此祠之意也。下自郡邑有司。上而藩臬監
司。又上而撫按兩臺。位益尊。廡窮鄙之社。跡之如部
婁。望霄漢。非有江海之潤。惡能洽淪。而使之慕明主
九重萬里。撫臣卽勤而戴星。廉而飲水。地相縣矣。不

幸死相捐矣非有日月之明惡能下照而使之憐故自有豫章以來建牙擁旄之臣得祠于朝者二在唐則韋武陽公觀察江西宣宗讀元和實錄見韋政蹟語宰相周墀墀上功狀宣宗命杜牧之爲文刻功于碑我明正德之季逆濠叛巡撫都御史孫忠烈公憲副許忠節公死之濠誅御史唐公龍請祠于朝世皇帝詔立祠賜額曰旌忠大學士謝文正公記上下十年惟二祠並時亦董董矣萬曆三十三年巡撫江西大司馬夏公以疾卒于官按臣徐公元正請卹大宗伯履夏某清白忠誠光明正人不以官職之内外

崇卑二其操守不以仕路之升沈進退役其情神歷
官三十餘載不涂一塵不挂一字撫循江表風節益
勵吏畏民懷中使愉其清和真有古名臣風請加祭
贈謚建祠并乞祠額有旨夏良心贈兵部尚書與祭
葬仍加祭一壇祠名褒德謚許類題益合武陽旌忠
而三之真異數云祠始于某年某月落于某年某月
公子姓自廣德來祭而麗牲石未有辭是時同籍兄
弟落落如晨星新建熊京兆習之聞于撫臺王公按
臺韓公王公謂頃見泰和郭司馬豫章書作夏公傳
甚疑無若屬郭司馬京兆始以書來相屬章惡敢辭

子與公同籍同官吳越久比爲藩司長公得豫章子
得閩壤地相錯子請益公曰子有三速速收速給批
速放且曰何以勗我子曰十有六字一旋收原封放
子倣公三速治閩公乃以千六字兼治豫章十是豫
章列郡有哭來歌往之謠老胥有遇夏栽秧之憾戊
戌入覲握手道故泣而別公以覲餘貲四百金發於
南昌豫章人愛公如父 上乃留公撫豫章以播亂
令章撫黔公書來慰曰子勤王事無內顧若翁在堂
吾翁在堂也公撫豫章輕車熟路晝不操燭日有餘
力是時二璫溯南浦星子間公制之無令措其爪牙

十三郡議征課十有五萬公爭之朝不得請留其半以贍南州旨報可而歲所輸之半率諸司無名錢毫毛不出民家沿江千里坦若中衢大小無迷廣信銅塘山亘閩浙延袤七百里故劇盜鄧茂七數向奉旨封禁璫誤信爲礦疏請必開公謂是役也害叵測而非可口舌爭乃繪山菁險瘠爲圖疏不可者十以上復授意郡守侯璫勘時理論勢禁璫送意折疏上乃爲報罷并罷秦和武山石膏役已復置義倉貯穀二萬石置義田一百七十餘畝備賑後值歲大侵有司取以共正賦他若嚴保甲申錢禁汰冗兵減芻從懲

悍宗所爲地方計不遺餘力比六載考績奉旨夏良
心積有年勞地方寧謐者陞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
逾年以勞瘁病病口授遺疏卷卷以稅使未撤佚賢
未起爲言有古大臣尸諫風無幾何卒卒之日豫章
人環聚而哭之又無幾何卹旨下豫章人又環聚而
祠之賜名褒德良有以夫人亦有言善建者不拔善
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然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
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使無是德建
者拔抱者脫上何以厲有赫之褒下何以繫不輟之
祀哉公德彌豫章真可云善建善抱矣或謂豫章二

祠旌忠無幸武陽見厄於元和後始顯於大中孰如
優德甫畢命而湛恩渥也則上之知公深也然旌
忠之胤四列上卿武陽之子宙相宣宗爲唐名臣則
天所以酬賢臣勞臣者厚也公子孫秀且蕃予知其
未艾矣章不文上魏杜謝敬掇拾司馬遺跡而鐫之
珉公名良心字宗壽直隸廣德州人隆慶辛未進士

廵撫福建右副都御史傅野司公汝濟墓志銘

袁宗道

余七八齡時讀書村塾每聞里叟與塾師閑談及司
進士時傅野公初成進士甫踰二十妙齡高第故里
開爭盤談之丁亥公出山補驗封郎而余是時爲庶
吉士始得見公修幹長髯溫然長者今纔十餘年而
其子太學君校持狀來索銘嗟夫余少聞公名壯觀
公面日月幾何已爲陳迹年光石火良可歎也公姓
張氏始從養父司月泉公姓諱汝霖後復其本姓改
諱汝濟字澤民傅野其別號也世爲山東汶上人自

五世祖浩禮賈開河里浩禮生勝勝生瑯瑯生林林
生公爲仲子林性軒豁好結客而吾郡司月泉公旌
部運開河與游甚歡時月泉公年四十矣尚無子而
公甫四歲無母遂請于公父携歸子之公以是爲吾
郡人公丰神美秀性甚慧穎年十一輒工經藝十七
補郡諸生丁卯領鄉薦明年成進士年纔二十有一
耳而涉世通練同于黃髮臨川故號衝疲公筮仕此
地游刃恢然侔浚儀之神明等雍丘之禮讓提獎矜
裾摩撫饑窶慕歆盡闕靈數一清屬賦法勅新四境
疑駭不數月間人情帖然莫敢譁者遂首薦刻庚午

覲畢還里遭羅福人憂公時已膺內名矣迨服闋於
尚未滿三旬其治行卓犖雅稱瑣闥霜臺之選而年
不及格部議將以銓郎優之于時執政者爲江陵張
公托言避同里嫌尼焉僅授兵部武選主事大司馬
譚公深才公特倣刑曹例設本科以公總閱四司章
疏無何楚缺銓郎譚公力薦公于冢宰執政持前說
甚堅公仍守兵署因乞差還里未幾遂調考功公雖
杜足權貴之門絕意華要之地而清適雅望題才所
急藻鏡之寄安所避之已卯謝文選未決旬公再以
月泉公憂去壬午補稽勳員外癸未晉驗封郎中甲

申春予告休沐乙酉復補驗封尋進考功戊子調文選郎中掌選事公才既警敏性復祇慎疏忠拔滯汰冗懲貪苞苴之逕遠絕請謁之鱗不啓又能察器鑒品隨方度地大小遠近銓敘惟宜除日一下選人惓然相賀己丑晉太常少卿尋進右通政庚寅晉光祿卿公條陳積弊十餘事俱荷俞旨六月晉太常卿疏請開立東宮者再辛卯六月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于時閩海息警久矣而公初至倭報驟傳公于是增舟師練士卒備戎械簡將才又稽寺租清商稅裁軍門供應及一切餉道無名之費詣所節書

盡克兵儲以是賦無少增而兵餉用饒兵曹題允抽
沿海兵船集天津防禦公念由閩海航天津相距萬
里有如萬一不測是以有用之舟填鯨穴而以將士
之命委魚腹也豈不惜哉請以舟值匠作往使疏入
獲允閩中將士如獲更生公自念食祿多年值此疆
場多故之時正人臣殫慮竭蹶圖報日也方將發舒
大竟其用而言者且急持之矣遂力辨求去得旨回
籍聽用公笑曰吾于江陵公踪跡始末甚明言者豈
惟不能誣我且功德我我日者拮据兵事食不下咽
今翩翩歸矣吾萬竹山房蒼翠巒峻高者捎雲下者

佛彌寒澆清耳濃陰覆席得老是中豈不倍倍中丞
樂乎聞者皆稱公達公既歸里杜門息交適意林水
寄典毫素以薜蘿爲衽席指鷗鷺爲友朋升沉苦樂
視如昨夢矣藉令假之年當極雲林之樂而罹疾未
幾倏焉長逝傷哉傷哉易貧之日公絕無他語惟取
筆書十許言有開府非早五十非夭之句可謂達生
觀幻翛然去來者矣公長郢中受月泉養育恩深雖
痛念汶上不忍言及迨身漸貴顯得微恩封月泉公
爲主事贈母羅爲宜人益務色養及月泉公歿公再
入爲司封乃嘆曰吾生也二天吾幸致孝養育我者

而竟不及生我者天乎夫何使我至此極哉仆地長
號不能起乃緣予告東訪開河僅得一叔氏宗魯把
臂欷歔爲畱匝月起巳丑遷太常始奏復本姓更今
名云屬纊之際猶媿媿以劬勞未報爲言公大怖臨
身不忘孺慕有足悲者公生平守道直躬中外洞然
無町畦居閒以圖史自娛其道古今得失若觀掌紋
對客揮麈聽者忘倦所遺有天官郎草鎮閣疏抄北
遊等稿袁宗道曰公爲太常時常與同里一禪衲談
衲一日過予曰張君甚重君稱君氣韻清遠言必名
理無一語及塵事余規不敢當又憶同郡公會公謂

予曰今日之集聊當法會煩君說法開我蓬心觀余
當時酬荅疎莽不能秋毫有所助發而公皈向般若
訊及少者懃至若斯可謂賢矣無何公建旄八閩余
亦歸臥田間雙魚絕斷不知公學問究竟何若然聞
其歸里之日無少佗僚似非知道者不能于公不惟
同里兼有道契銘骨可已銘曰公生于汶長于荆宦
起于臨終於閩其外警敏其衷真醇生歷華要沒享
榮名鬱鬱長阜水清竹幽昔所釣遊公魄來休樂哉
茲丘

雲南巡撫中丞薛公夢雷傳

董應舉

雲南巡撫大中丞鳴宇薛公在萬曆初由江山令徵入爲御史出爲廣東僉事叅議兵備副使補淮揚又補浙江水利道以叅政轄浙西三郡轉雲南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徧歷藩臬幾四十年而後至中丞吾郡之敷歷久精功多而收效晚者無如公公之撫雲南也以武定逆克之變舊撫某不設備又予反者印被逮朝議擇可者雲南人爭欲得左伯薛公故有是命未幾言者以予印事波及公請勸公遂歸聽勸雲南人又爭言薛公寬公嘗舊撫取印時徑走北賊守城

矣舊撫堅欲得印以紓禍索者三至公憤甚城中士夫及同事皆勸公爲生靈計乃不得已歸印於舊撫也今奈何以及公御史勸疏亦言公忠憤激烈予印非其辜於是公事大白朝議方罔用公而公卒矣嗚呼何公之不幸也公爲人強毅易直周練物情有遠慮能斷嗜與民利至法理所不可雖勢要不少屈曲屢劓虎牙不憚也其在江山清賦息訟察奸入秋毫未期月聲績出兩浙上守韓大重之至言於直指欲輟已薦以薦公家有怙貴人力奪民丘壠者公法之共權能使直指宛轉爲言公一不聽其爲御史以不

於阿失江陵權協院工篆擠之以是出僉粵憲備兵
瓊崖海上轉叅議副使破平大泥賊蛋賊海賊蘇觀
陸葉宗權等以其間築廉州城三受賜金巨富張誠
弟橫行海上有年矣有司莫敢問公擒而杖殺之直
指爲之吐舌督撫某欲得夜光賂權貴人示意於公
不能得則暗與盜魁李茂通茂以制府聲盜珠公知
而亟捕之賊逸珠竟不可得也其在浙瓊球貢船失
道官兵屠之僅俘二十七人歸評以賊兵備某者欲
借爲功議殺矣而匿一善奕校童於署中公道出遇
俘評其貌非是問之果瓊球貢船也奔白制臺取校

童以出釋諸俘兵道大憾公構之公不爲動其後范
童諸大姓爲人所持當事者欲究竟之公以爲太遽
反范祭酒死直指邑令皆被逮諸大姓乘之交爲惡
語下石無人敢爲白者賴公入都力雪得從末減公
初不阿當事意爲東濕者也公於吏事精絕嘗一日
縮十一篆從容決遣沛然若有餘又築海寧堤四千
丈節省萬金受帑金之賜又能獨斷司日月食之誤
同事皆心服而公固戢戢不立崖岸色平氣和而事
事以必當中丞劉公元霖大以爲賢會曠使出金華
人情洶洶欲亂劉以非公不能輯特疏加公叅政彈

歷其地浙西三郡遂賴以無事其在雲南稅璫榮僂
待諸司日誘人告捕索寶富者中以危法當事惴惴
獨公每事裁抑之解其可解者又禁民以事訴璫置
之法一掾奴白璫掾大有藏金可籍也公名詰之知
奴嘗手批掾母仆地當以毆祖母律榜之市人爲慄
然璫時欲搏公掾之僑而富者亦憚不敢發也公於
璫不少徇亦不務爲激直以誠心大度壓之嘗與璫
飲人背挈樽罍往防其毒公獨慷慨浮白不設倩防
璫以此服公而亦憚公雲南人賴公顯護陰全特如
父母者七八年故舊撫逮爭欲得公也公亦深知雲

南抗弊思竭忠力爲西南必可恃之策方計軍實窮
夷傷休息生長以便制蠻夷百未一施而言者至矣
嗚呼公爲御史而不得志於權相爲藩臬監司浮沈
數十年少行其志矣而不能究其施中丞能究其施
而未一施遽中於言者以去去而事白矣而公又遽
卒此吾所以謂之不幸也公諱夢雷字某幅清薛港
人幼讀書贈公掾廩中郡守吳公聞而召見之大加
器異卒奮於功名其天性極孝友視其兄子甚厚出
多惠政嘗脫二孝廉於法赦州幕於死以早青獄立
得雨雖劇盜亦別白處分而釋其餘黨所至往往有

去思至今江山人以配余邵兩令謂之江陽三令尹
云卒年六十有六其卒也能自知時日其神不亂
董生曰甚哉西南之變吾問于土人播之反也以激
猛以誣緬甸之騷以報復阿克狡童耳粹乘我無備
所謂徒手而遇蚺蜴者也固守而靜待何渠至城下
盟乎舊撫之智行於猛而詘于克猶之真也昔何以
勝今何以辱侃侃薛公有慮無權有權無日奈之何
哉此可爲長太息者也詩云心之憂矣之子無裳吾
以悲薛公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吾以爲當事者戒焉

寧夏巡撫晉似前公應槐墓志銘 郭正域

大中丞晉公爲楚臬時試諸生子兄弟並居第一受
國士之知後公往撫靈武予兄弟相繼入朝而公且
告老幾二十餘年而公沒長君大行公走人數千里
以公遺命來曰吾宦迹多在楚楚人知我身後之文
以問江夏予小子泫然思公德教其敢辭公諱應槐
字植吾人稱爲念冲先生家世洪洞七世祖冕生勝
勝生統皆有隱德焚券利人邑乘載之統生鍾鍾生
偉爲元城丞有廉靜操偉生朝臣舉于鄉爲和州守
和人祠之擢戶部員外郎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配曰張恭人姓公而夢庭槐有龍蟠焉遂以名
公公少穎敏嗜學過目不忘乙卯年僅二十三拾省
魁明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吏部驗封司主事歷
文選司郎中掌選事條定選規按籍陞授無能輕重
其間時華亭相用事爲所私求州倅不得監生某謀
府倅不得黃少宰爲之請公執不可黃使人挾重貨
餌之公正色曰乃公不怙要人而貨取乎後黃語人
曰晉郎獄獄折吾角矣故事銓吏秩滿率自舉鄉人
以代同鄉有大司馬某以其子請公弗應比公擢太
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則大司馬晉大冢宰矣修前

統借京察誦公運判稍遷廣平府同知會新鄭公入
相公爲書遺之大略謂新鄭峭急而輕露宜稍溫潤
蘊藉也新鄭武鉉時故知公深又感公言亡何轉中
州僉憲值河北礦賊大闕往捕之不欲以兵殘也第
遣一將領率勇士二十人佯爲賈客入賊壘用計縛
其魁十餘人餘黨解散不費斗糧不殺一人而一路
以寧已遷河西固原備兵參議副使則覈倉廩革影
役置糧籍清守支課監收簡將卒通牧地修河堤一
切利弊皆若觀火是歲靜寧告變諸將士奇貨佩之
爭爲先登公曰若曹以殺人邀功吾因而媒進如人

命何卒用計散之已而宅憂復除湖廣按察司副使
首被侵奪屯田者置之法刊屯約四章軍田盡出亡
何權分守湖北叅政榮府承奉死于醜理官受賄幾
脫免公竟坐如法又發薛弁所懷暮夜金巡撫王公
疏其事以聞 上命紀錄尋晉長楚臬景王府第以
府僚羣飲燬于火而罪樵採者七人公曰罪在官而
以小民償之吾不忍也竟抵官罪盡釋七人者何尚
書爲之請不聽也歲壬午大比士公已陞湖廣布政
司右布政江陵相介學使者請其子公笑曰不見翟
相國雙鳳鳴乎休矣凡蒞事四閱月而所行政若嚴

起解平衡石議丈規汰宗糧節浮費臺使者鐫行以
示永久于時中外爭推毅公進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史巡撫寧夏寧夏遇與虜市輒先事誘虜至因而爲
利及虜窺見吾情而奸人乘間挾以取重公佯若不
急虜者而內實有備于是著力免黃台吉一如約束
竣互市事無譁往市馬苦多公爲簡去若干時方清
丈田畝有司故爲增加博能名公下令勿得踰額脫
有餘田還以遺軍民耳靈州將爲兒卒所殺邊廷震
動公以靜鎮之而用秘計擒撲地方安堵比再經大
閱 欽賞幾次陞俸一級廷議且大用公而南都

章至矣蓋向之湖北理官不得志于公者所歎也故
言皆楚事楚巡按御史覈實疏其賢吏部以原品調
用南都公義不受調竟謝事去還里中遂去邑賦五
里卜築于北溪居曰漁樵坊曰澹泊屏曰無思塚以
清流周以茂樹日手黃庭一編偃仰其間著漁樵莊
說無思軒盟以自廣大略謂韓柱國以居郊之心居
家不待郊而郊也邵堯夫以仙境之心居家不待仙
而仙也待郊而郊待仙而仙待雲山而雲山是擇而
適也郊而思居仙而思凡雲山而思朝市是無適也
通塞毀譽雲山朝市柄不在吾者吾無庸思是真適

也醉而醒吾不謂醉醒而醉吾以爲醉而未醒醒而
不醉吾以爲沉酒之醉公之言所寄遠矣暇日與子
孫及門下士談名理大都在不失赤子之心嘗曰吾
心人心也凡吾蒞官行法求人心如我心耳其事贈
公蒸蒸色養俸餘盡以上贈公分之諸弟在固原時
便道省覲中途聞太恭人病卽棄妻子單騎疾馳夜
禱于神請以身代事繼母李一如所生親終之日哀
毀骨立創立祠堂率子弟衣冠拜祀歲時如儀修邑
乘三閱月紀載甚悉爲可傳之書請告時見石州城
爲虜所殘破倡邑人修葺又輸貲新學官他如贖董

尹之妻孳歸邑簿之旅櫬償道嫗之遺金白馬主之
寃獄明邑令之蜚語皆人所誦而傳也還鄉年僅五
十優游林下幾二十五年大抵遇勢而不怖急流而
能退人也年七十有五

蕭都御史中傳

蕭瑄

蕭氏諱中宇存中世居江西之龍泉其里曰南園世稱南園蕭氏存中曾大父諱暉甫大父諱福可父諱民遠凡三世俱以德善承繼一迹遠引弗耀于時存中賦質剛敏篤志問學大能縉述三父志以增累其德善在鄉里直言正色是是非非無少假借雖為鄉人之善者敬服歸向卒不悅於羣小以是醜正健訟之徒妄相與鑿空造言意欲構陷存中獨先識其幾微謂其家曰辟言于行不食古亦有之吾不可不行其戒遂挈家避居外邑者將十五年後知鄉里訟風

稍息乃還舊居所謂南園者其鄉里善人老者喜其
歸少者仰其德俗遂變爲仁里爭訟殆絕存中乃益
治其舊田園課僮僕勤力其中不數年生意益饒於
前時大有所積則斥其餘以周困窶不責所負丁亥
歲臨哀傷郡執役之人伐木歸自湖湘者旣飲食不
時疲於道路加以隆暑鬱蒸病者死者扶路相望居
人皆以爲疫癘染人閉戶無敢出視存中獨曰是有
命疫癘安能染人乃大出湯藥分遺所親多方救濟
役夫賴以全活者甚衆存中旣讀書知義尤篤於宗
族無間疎戚遠近有女孤無依者爲具教奩擇所歸

使無過時男長不能娶者資給以聘禮使無失配其於家法闔庭內外秩如雍如嚴而有恩訓其子孫一以道義不及於利其子落者既得存中家傳之學登宣德丁未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山東按察司僉事陞僉都御史奉勅兩鎮河間府居庸關其所職皆風紀戎政大事存中數戒以書俾處心以公仁持已以廉慎行事以古人偉節豐功自期待勿爲區區小利汨迷身心撓損名節啓能恪守其戒所至守不可奪事無不立人無不悅卓然爲時之名臣存中貽教厥子者可謂正且大矣啓鎮守居庸時存中棄世是務

方敷 朝廷勉留啓瀝誠懇乞終制至干再三詔乃
許奔喪奪情起復及至又領勅巡撫山右久之謝病
歸將奉存中之祀于家啓之既忠且孝則存中教及
厥子者又可謂善且美矣啓爲監察御史推恩封存
中如其官啓既陞都憲又推恩誥贈存中中憲大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二終